

## 笼屿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273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2738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彪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all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Collections:	<a href="#">Anonymous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0 Completed: 2023-10-08 Words: 57,620 Chapters: 5/5

## 笼屿

by Anonymous

### Summary

#现代黑道 paro ,主彪郊/发郊,原则 ALL 郊。  
#是落魄逃亡寄人篱下的郊,没有三观观,全员有病, OOC 慎。

“他只会壮烈地碎去，绝不会无声地凋零。”

### Notes

代发，作者大大lofter:落木萧霄

一定要转达一下：大家想讨论的话可以去原文哦 太太真的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 而且很期待大家畅所欲言的

附上第一章原文链接：https://xxxxxxxxxxxxxxl.lofter.com/post/1e2411e2\_2ba107c93?incantation=rzLXfb54JKbY

# Chapter 1

#

一簇火跃上冷白纸卷，烟草焦香开始弥漫，崇应彪深深吸一口，火星明亮，但他觉得更明亮的是他面前穿衣的殷郊，从来都是。

“今晚带你出去。”

殷郊站在落地镜前，仰脖左右看看，颈侧牙印红得发黑，他决定把衬衣最后一颗纽扣扣上。面无表情抬眸看着镜中的崇应彪：“出去还是出场。”

崇应彪也透过镜子与殷郊对视，他叼着烟自床上缓步走近，殷郊已不再看他。崇应彪单臂环过殷郊劲腰，一口烟吐在他衣领上。

“兄弟局，我什么时候把你送给兄弟们过。”

殷郊转身，躲开烟雾也躲开崇应彪的环抱：“下午来店里接我。”

没有等回复，殷郊已经利落出门。

天色阴沉，正下着毛毛细雨，崇应彪站在窗前，看着殷郊淋雨走出崇家大门，消失在一片朦胧后，他扔掉快烧到指腹的烟头。

#

距离崇家五条街的商业街，有一家叫ISLAND的面包坊，时间还早，没到营业时间，但已有暖光自烘焙室沿着门帘泄出。殷郊推开玻璃门，门上贝壳制成的风铃叮铃作响，他轻车熟路绕到收银台后，掀帘而入。

“庚哥早上好呀……诶您是忘带伞了吗？”

店员小妹还睡眼惺忪地打着鸡蛋，见是自家老板来稍微打起些精神，她注意到了他身上的潮气。

殷郊不在意地点点头，烘焙机已经开始运作，带来的温度也逐渐褪去身上的寒意，他脱下外套，将已过肩的头发随意扎起，围上米咖色围裙，洗净手。将化开黄油的黄油揉入面团中，而后面团被摔在案板上，反复几回揉搓。殷郊专注至极，面粉扬起的白尘，面包已烘焙至半熟的麦香，为他造出一个无形的保护仓。

把揉好的面团端进冷藏醒发室，殷郊在转动定时按钮时问道：“不是说招了个新员工吗？”

“对的对的，他出去搬货啦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没说，叫他小周就好。说来他还挺执着，之前因为还没成年被我筛掉了，庚哥可能没注意到，他时不时还会来我们店里看书，上个月生日一过就来了，挺勤快的。”

“小心小心，让一下——”

说谁谁来，打断了小妹的絮絮叨叨，后门被顶开，一个高瘦男孩儿曲腰抱着大袋高筋粉艰难挪动，殷郊站在他的视野盲区，二人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碰上，不巧男孩手肘还撞向了殷郊的腰，这一下让殷郊立马冒出了冷汗。知道惹事的男孩匆忙把东西放到地上，慌得开始结巴，连连说着对不起。看着面前稚嫩的脸庞，殷郊有些晃神，也很快收回思绪，只摆摆手让他继续忙去。

殷郊走出烘焙室，他打开店里的灯，缓缓走过每一桌，仔细摆好放错位置的书本或者将花瓶中的枯叶折去，最后他给自己倒了杯热水，坐在窗边的沙发上，看着停在玻璃窗的细细雨点，等待第一位客人。腰侧隐隐作痛，殷郊不怪冒失的员工，这样的痛觉他已经习惯。

是崇应彪从来都不知轻重。

ISLAND是崇应彪在半年前给殷郊开的，无其他理由，殷郊说他喜欢源于麦子的香气。但也是那时候开始，只要他要去店里，崇应彪总会在出门前折腾他一顿，非要留下印记，脖颈，胸膛，腰间，大腿内侧，脚踝，任何地方。

忍无可忍的殷郊骂过崇应彪，只有狗才会天天对着同根电线杆反复撒尿认领地盘，这话反而让崇应彪更高兴，他搂着殷郊不停地蹭，真的像只大狗在讨好主人，但殷郊转念一想，又像是主人圈住自己的狗施舍罕有的亲昵。

“对啊殷郊，你是我的地盘。”

#

无数夜的梦回，殷郊都在想，如果三年前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指令外出，没有听从母亲的请求逃离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。

单独完成任务的殷郊本是怀着喜悦回到殷家，却是不见家人，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宅死一样寂静。殷郊闻到了血腥味，不安的他欲匆匆上楼，却被姜琬——他的母亲自厨房冲出紧紧抱住，用失而复得的眼神欣喜又哀切地望着他，未及言语，便被拉往后院。

“事态紧急，速速离开殷家。”

素来沉稳镇静的母亲心焦惶恐，殷郊想开口安抚受惊的她，急急拉着姜琬，说出回来的第一句话：“爸呢？”

姜琬的眼底瞬间凝成豆大的泪珠，却倔强着不愿落下，她轻轻地摇着头，殷郊反身便要去寻他们最大的依靠，却被姜琬死死抓住，连拖带拽地走着，凌乱的脚步踩碎一地的梨花。姜琬一言不发，直到来到院中侧门，她按住因不解而频频询问的殷郊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。

“你伯父死了。”

殷郊嘴张了张，他的话被震惊得压回喉头，可殷家出事，他最不该走。殷郊握住姜琬既潮湿又冰冷的手，知子如母，姜琬的手立马抽出，掌心附在殷郊手背上，异常用力。

“郊儿，听妈妈的，快走，有多远走多远。”

“听话，好不好？”

姜琬的手抚着殷郊侧脸，盛满不舍与痛惜的眼终是流下清泪，殷郊还想挣扎，可清瘦的母亲此刻用尽全身的力量挡住了他，他竟无法抗衡，只步步后退。

恰时姜琬已经听见宅中的脚步声，她脸上挂起的决绝更浓，趁机将一步踉跄的殷郊推出门后，立马将门关起锁死。

“妈！”肉掌拍在铁门上的震动传至后背抵着门的姜琬身上，连通着她的心跳，姜琬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已恢复往日清明，她侧头，冷清的声线中是不容抗拒。

“快走！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怎么办！”

“快走！有你父亲在，我不会有事，日后我会和你说明。”

殷郊又拍了几次门，姜琬已不再回应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后退数步，仰头看着被黑幕笼罩的宅子，转身跑入宅边的密林，穿过去便是大马路。

走，往哪儿走？如此匆忙，该说是“逃”，然而从小到大殷郊根本就没有逃这个概念。朝歌城分东南西北中，但唯有中心才被称作朝歌，是殷家的地盘，只有殷家人压别人，没有人会主动来犯，父亲是殷家雷霆万钧的二把手，他殷郊是殷家当代家主亲侄儿，是殷家捧在手上的至宝，是重点培育的殷家未来。

母亲的表现虽让他极度不安，殷家大乱，但只要父亲还在，定会守住殷家。那时候的殷郊坚信那只是一段短暂的狼狈时光。

殷郊的情报网尽数瘫痪，他尝试找他的手下，但通电话不见接听，条条信息石沉大海，他不是没想过与父亲母亲取得联系，只因担心会乱了他们计划而忍下。殷郊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白天他继续找能用上的人脉或者闭目养神，直到夜深才出没，不经意经过殷家堂口，欲窥看是否风云变，而朝歌宁静如常，也像在酝酿风暴。如此日夜颠倒，就这样在潮湿阴暗的房间，殷郊透过只能开拳头大小的窗看了两天的日出日落，等来了他的悬赏令。

理由是手刃血亲，篡权夺位，枉顾人伦，丧心病狂，被悬者无所谓生死。悬赏令由殷家发出，发布人却是苏妲己。

闻仲、邓婵玉等堂主虽已赶回朝歌，但他们对这个悬赏令无法有异议，是因彼时苏妲己手持“玉玄鸟”，那是殷家家主信物，有玉玄鸟便是殷家代言人，便有号令殷家子弟的权利，不管她通过何种方式获得。

当前局势，殷郊逃得不是时候。

殷郊认得每一个字，他懂这十六个字的意思，独独无法理解这些词为何会套到他的头上，他理不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失控会导致现在的结果，疑惑、冤屈、愤恨磨去了他最后的耐心，他必须要亲自回殷家一趟。

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可能要了殷郊的命，他异常小心翼翼，在他榜上看得这张悬赏令时，以防被追踪，便立即离开了旅馆，将所有通讯切断，这几日他联系的人要找他易如反掌，他清楚，一旦被擒，他必死无疑。

雨幕是最好的伪装，殷郊穿街过巷，躲躲藏藏终于靠近殷家，却见往日威武庄严的殷家大宅已成了灵堂，黑白灰沉重刺目，殷郊不敢贸然走入，他只隔栏望进去，白烛前摆了四个灵牌，乌木金字，殷郊屏着呼吸，他眯着眼按顺序一个个看过去：比干，殷启，殷寿，姜琬。

殷寿，姜琬。

殷郊的心跳仿佛在刹那停止了跳动，他怔住，用力抹去迷住眼的雨水，重新辨认这上面的一笔一划，越是清晰越是刺痛，殷郊的视线再度模糊，铺天盖地的不止雨水，还有食人心髓的哀伤。

殷寿死了，姜琬死了，原来他已成了孤儿。

刹那天地无声。

殷郊恍惚走出几步，抬头看到了那道他逃出殷家的门，他跌跌撞撞跑去，整个人倚着门缓缓滑落，身后寒冷刺骨，他只能靠想象去感受那日姜琬在门后的体温，殷郊越来越冷，喉咙终于滚出一声呜咽，他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抱头痛哭。

一只被惊扰到的流浪狗冲殷郊狂吠，仿佛在嘲他没了亲人没了家，可殷郊连踢狗的力气都

没有，他抽着气失魂落魄地坐着，如同一根朽木静待腐烂，狗不再叫喊，它好像认可了殷郊，缱在他身旁。

雨下了有个把小时，时大时小，稀稀疏疏往来的人都没认出这是就悬赏榜榜首、罪大恶极的殷家少爷，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只有流浪狗陪伴的流浪汉而已。

朝歌的天太黑，殷郊眼前一片漆黑，朝歌的云太重，重得他呼吸不过来。

可是不能死。

这一个小时，殷郊当自己已经死过一遍。殷郊爬了起来，还是走进那日的密林中，他的世界被重构，不变的是他还在逃亡。

#

朝歌一夜惊变，苏妲己以殷家之名发了殷郊的悬赏令，崇应彪并没放在心上，他忙着趁乱抢殷家盘口，他早就想这么干的了，收获颇丰，甚至还有意外之喜，按照当时朝歌的乱局，崇应彪认为他做的事情不过是顺水推舟。

而偏偏，崇应彪最不上心的人主动找上了他。

崇应彪看着坐在他面前殷郊，开始回忆，上一次见到殷郊是什么时候。

朝歌中心自然无论商业实力、发展程度和所拥资源都比城边好，朝歌城的少主们学生时代都在朝歌度过，所以殷郊、姜文焕、姬发、鄂顺、崇应彪他们也算是一同长大。年少不知事，家族势力观念虽还没有那么强烈，但作为同阶级的人，他们五人也走得比别人更近些，关系都还处得不错。

这个评价是从崇应彪嘴里说出来的，然实际关系远比“处得不错”好，只是因为崇应彪着实不觉得那是什么美好回忆。

崇应彪在班上看到殷郊时，“陪太子爷读书”的既视感从脑中挥之不去，不可避免的，殷郊确实也是他们的中心，东姜南鄂都与殷家有联姻，姜文焕、鄂顺也就能与殷郊沾亲带故，姬发这小子在此前的夏令营就与殷郊结识，且一拍即合，唯有他崇应彪总有一些游离感，

他讨厌这种感受，少不得言语行为刻薄起来，潜意识地让自己成为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，崇应彪好像一直在奋力追赶，补上他们之间的差距。

可是殷郊不这么觉得，他整天龇着几颗大牙包容所有人，察觉不了暗流涌动，赤忱热烈如天上骄阳，纯良无暇得不像道上子弟，旁人自然乐于靠近，无需权衡利弊。这样的殷郊和崇应彪对“太子爷”的刻板印象不同，但崇应彪无所谓，他抱着“打好关系以后再全部都干掉”的想法，目前这个小团体他只要保持不被踢出去就行。极少数时候他会审视他们，还是免不了莫名对毫无心计的殷郊咬牙切齿。

第一次班级篮球赛结束，其余四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一路说个不停，清亮少年音如黄鹂鸟唱歌绕着崇应彪在那儿叽叽喳喳，他落他们几个身位，和往常一样想悄然远离这几个吵闹的人，却不想一条汗涔涔的手臂搭上了他的肩。

“走啊崇应彪，今天我请客，你点菜。你那球绝杀可太帅了。”

殷郊靠得近，除了体温蒸出的汗味，崇应彪闻到他身上残余止汗剂的香气，是淡淡的薰衣草，看着正在灿笑的殷郊，崇应彪便自然地将手勾住他的侧腰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一根葱都别想上桌。”

老实说，除了含着金钥匙出生，除了和姬发走得近，殷郊本人并不惹人厌。

欢声笑语停在了毕业那年，崇家天降横祸，崇应彪父兄俱亡，他直接回城北接过家主之位，从此他们便鲜有联系。崇家新家主继承家族果敢勇猛的传统，而崇应彪行事狠厉，从不拐弯抹角，必要时甚至手段凶残让人闻风丧胆，也许各家已经习惯维护表面平静已久，行风迅猛的城北打到哪儿都得食，一时势头直追朝歌。

但崇应彪也不傻，他点到为止，收敛了些，虽胆敢招惹朝歌的地盘，但都是不痛不痒的小冲突，殷家仍是最强盛的霸主。饶是如此，去年的殷启生日，他也不过遣一个驻在朝歌的小堂主，携五箱现钞贺寿，他本人并未到场。

野心不藏，但态度到位。

崇应彪换了个坐姿，头靠在椅背上，再次毫不遮掩地打量这位有四年未见的伙伴，他从前需要捧着的人，已经重重陷入泥潭中。殷郊在朝歌东躲西藏了一周，幸得他从小在朝歌长大，也不是娇生惯养不谙世事的公子哥，逃过各路追杀，摸爬滚打总算是来城北找到崇应



彪，但形象也与路边拾荒者无异。

如果不是那双眼明亮得惊人，崇应彪也认不出来这是那年高高在上的殷家太子爷，难怪能躲这么久。

“太子爷大驾光临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收留我。”殷郊略过崇应彪的调侃，开门见山。

“为什么，虽然我和苏姐已关系不好，但是你的命现在值五百万。”

殷郊的目光先是从崇应彪桌上的茶具，再越过他的肩膀，落到墙壁挂着的字画，连同旁边展柜价值不菲的藏品，充满陈旧迂腐的气息，殷郊最后与崇应彪再次对视。

“你不缺钱。”

“姬发呢，他不是一直是你的首选吗？”

殷郊的肩头晃了晃，他们都知道，姬发已经出国，当年离开得突然，连和殷郊道别也未有详细说明。崇应彪见殷郊沉默不愿作答，也许是见到了旧人，勾起他旧日的某些厌恶情绪，便烦躁起来，冷冷道：“这就是你的求人态度？”

“我可以为你做事，如果你需要，我知无不言。”

“什么事都能为我做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尘封已久的情绪已如洪水涌出，漫至全身每一个角落，堵不如疏，他恶劣心也起，既然尊卑方已经彻底转换，他可随意枉顾殷郊来找他的意图，肆意探测殷郊的底线。

“那你现在就脱了衣服，趴上来，然后等我来禽。”

殷郊没想到是这样的要求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皱着眉不可置信地看着崇应彪，他无声地要求崇应彪对他说的话进行解释。

“你和姬发没做过？还是忘了？”

五句中提了两次姬发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殷郊便明白，早早当家的崇应彪已经变了，他们早就是陌路人，没有任何往日的情谊可言，这番前来不过是自取其辱。殷郊出离的愤怒，咬牙自椅上腾起，一拳头砸在桌上，茶宠被震得掉落在地，殷郊烈烈目光定定的看着妄图折磨他的人。

崇应彪不屑地笑着，他的烦躁一净如洗，前所未有的畅快从胸腔跃出，殷郊这幅受屈辱的表情他真的欢喜得很，眼中的火焰鲜活跳动着，焰心是自己，终于是自己。这把火烧不到自己，殷郊只是在自焚，如困兽之斗，斗得头破血流，赢家只会是角斗场外的贵族——不一定是贵族，也可能只是个恶劣的疯子。

“这就不行了？放弃，你出去必死无疑。”

殷郊这一拳没有朝崇应彪挥过去，他转身离开。

“东西南北中，殷家死绝无人站你，城东被苏妲己盯死，城南新主刚上位且与城东立场一致，城西那群窝囊废早就关起门自保，只有我北崇敢硬扛——”，崇应彪停顿了下，笑得更加开怀，“殷郊，你来找我，因为你也不知道，只有我能救你。”

殷郊头也不回，他已迈出了大门。

落在地上的茶宠兀自滚了几圈，最后停在了崇应彪脚边，崇应彪的笑已经消失，他阴鸷地看着门，似乎将殷郊的背影定在那里，一室寂静，而殷郊带来的烦躁又重新回归，心口一阵空，崇应彪拿起刚才放在殷郊面前的茶杯，茶一滴未少，他甩臂将茶杯重重摔到墙上，飞溅而出的液体泼洒到了那些纸张已泛黄的字画上。

如果他们不再交集，或许崇应彪的劣根就不会被挑起，但这把锋利的刀主动出现，那就不要怪他出手断刃。早说势态已经变了，崇应彪能做的已经不仅仅是口头折磨殷郊，而是直接把殷郊握在手心，随他摆弄，拆开一身的硬骨头，重新拼成只供他欣赏亵玩的娃娃。

要拥有殷郊，那就先把他逼入死路。

不用多思考，崇应彪已经拨通苏全孝的电话：“带人跟着殷郊，有人追他，差不多了你再去救。”

那边应答得快，崇应彪又再补充。

“没人追他的话，找人追——救，一样救。”

“什么程度啊，先让他跑得没那么快吧。”

苏全孝的人在一辆开往城西的黑车堵到了殷郊。苏全孝只做一件事，麻袋套上殷郊的头那一刻，他出刀极快，在殷郊脚踝处狠狠划过，一条血河在粉白的肌肤上被凿开，隐约可见森森白骨。

然后苏全孝便坐在公路旁的护栏上，安静看着，直到殷郊在棍棒拳脚下渐渐失去动弹，苏全孝挥手，伙计立马停了动作，他蹲下扯掉麻袋，殷郊已昏死过去。

“孝哥，送去朝歌？”

“带回去。还有，你们几个明天去北边的盘口待一阵子，下个月的盈利算你们的。”

崇应彪再次看到殷郊时，在他一栋坐落于山脚的别墅里，殷郊正熟睡。

苏全孝办事靠谱，殷郊身上的伤处理得当，也安排人为他简单清洗过，换了干净的衣服。崇应彪站在床边，他这才好好看清殷郊的模样，四年时间，足够洗去少年的稚嫩，脸部轮廓更加锋利，眉眼没有很大变化，花瓣般的唇倒是似乎比先前要艳丽些。

月色入户，柔柔光亮打在殷郊脸上，泪痣和眉心痣为他增几分悲悯感，他如祭坛上圣洁的处子，随时献身于天救苍生。

安静过头了，不适合他。崇应彪掀起薄被，用力握住殷郊被层层纱布缠绕的脚踝，梅花一样的血开在他的手中。

殷郊睁眼，他下意识要缩起脚，被崇应彪蛮横地扯了回来，他皱着眉望去，见是崇应彪后便不再挣扎，而是慢慢坐起，神情安静漠然。

“我是不是说过你会死。”

殷郊垂头不语。

“现在你的生路又出现了，不会再有第三次。”

“殷郊，你那点可悲的自尊给谁看？”

殷郊还是没说话，崇应彪猛地拽起殷郊的头发，逼他与自己对视，同时手中短刀抵着他咽喉，再往里送，殷郊便真的再也说不出话。

“别装哑巴啊，不会选的话，我帮你。”

殷郊有了动作，却是无视刀刃的存在般，直直往前凑去，崇应彪不想真杀了殷郊，他收手还是慢了一步，殷郊的脖颈已出现一条浅浅的血痕。崇应彪怒火将起，他从来都看不起求死的人，而下一秒，殷郊冰冷的唇停在了他的嘴角。

非常劣拙的妥协。

崇应彪却笑了，他抬手便轻而易举地把殷郊重新推回床上，沾血的刀锋抹过床单，恢复如镜光面，殷郊仰躺在床上，他还是和皎月一样宁静无声，崇应彪满意地看他一眼，便转身离开房间。

“把伤养好，我手把手教你怎么做。”

从此殷郊改名武庚，一个外姓，听着就不属于朝歌城任何一个势力。

#

ISLAND的客流高峰在早上十点和下午三点——说是高峰也才五六个人，大部分时间门可罗雀。殷郊其实不常来店里，一来就是一天，他不能独自在外面对待太久，但是他总需要个地方喘口气。

店里的事一般都交给小妹，殷郊不在意营业额，也就小妹会拿着账本哀嚎这个月又亏本了，他说一句你的工资又不会少，便生生将小妹眼泪逼了回去。

今天天气不好，生意就更加惨淡，殷郊允了小妹提前下班的请求，回头才见那位新员工还在打扫，因为早上那茬，他一直不怎么敢和殷郊搭话，只默默做事。

“小周你也回去吧，我来关门。”

待整个店只余下他一人时，殷郊关了所有灯，还是坐在那张沙发上，在一片昏暗中等崇应彪的到来。

崇应彪一直将殷郊困在那套山边别墅，直到半年前才把他接到崇家。崇应彪手把手教的哪有什么正经东西，最多的就是床上功夫，这倒是在殷郊的预想内，毕竟崇应彪在刚开始就已经和他挑明。

说不抗拒是不可能的，一开始殷郊为了不让自己那么难受，努力将崇应彪这个名字和在他身上兴风作浪的人分开，这样他就不用为崇应彪无端泄愤的行为解释，“崇应彪”这三个字应该存在殷郊无忧无虑少年时光中。殷郊也不想承认现在雌伏的人是自己，奈何遭不住崇应彪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就是殷郊，还有他们各自的身份，久而久之，殷郊也麻木了。

身体被蹂躏的前提是尚且能自主呼吸。是的，起码他还活着。

但殷郊没想过崇应彪会把他摆到台面上来。

是在殷家惨案过去一年后，殷郊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他猜是苏妲己觉得他已经彻底废了，便放松对他的追杀，当然也可能以为他早就死在了哪个犄角旮旯。

崇应彪开始带殷郊出来见各色各异的人，名字改了，但是样貌未变，最开始在某些场合，有人认出了殷郊，只是“殷”字刚说出口，后一个字便被崇应彪冰冷的眼神堵回去。

意思是我城北崇应彪连悬赏榜上的人都敢留着，我想干什么不行。

“你怎么有把握他们不会说出去？”殷郊问。

“没有把握的人，出不了这个门，”崇应彪手上的餐刀在五指间行云流水地旋转着，他手腕一动，刀直直钉入对面十公分厚的椅背上，刀锋在多一点，就可以在椅背后面看见刀尖，他握起殷郊的手，“来，我教你甩刀。”

有没认出殷郊的，也就敢见色起意，不在意其他，只要殷郊一晚，崇应彪挑眉，这笔买卖划得来。

“伺候好，”崇应彪脸色不变，他拍了拍殷郊的肩，但走前在殷郊耳边补一句，“记得录像留他把柄。”

很可惜，这次任务殷郊搞砸了。殷郊是在藏已经开始录制的手机时被发现，对方震怒，合作走向破裂，崇应彪只得重新开出双倍好处，才堪堪稳住对方。先收拾好残局，崇应彪才去收拾殷郊。

崇应彪将殷郊手腕捆在床头，顺手取下领带卡住他的嘴，然后蛮横地bye开他，没有任何准备便开始横冲直撞，整个过程暴力凶残，他们的之间从来没有温柔可言，他们双方都清楚，这只是惩罚的一种。崇应彪一发后没有给殷郊缓过来的时间，扬手一个巴掌甩了过去，殷郊脸颊瞬间留下五指红痕，不解恨似的，崇应彪解开领带，继续用这根领带绕过殷郊脖颈，交叉后往两个方向用力拉扯，顿时勒得殷郊抬起胸膛。

“你没那么蠢，故意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哪怕濒临窒息，殷郊的目光依旧灼灼，如此正气凛然，崇应彪想再落下一掌，殷郊额头青筋暴起，他在几乎是在嘶吼：

“那你想碰别人碰过的东西吗？”

崇应彪冷笑：“你不是早就被碰过了，我没亏。”

殷郊安静了下来，不知是不是因为肺部空气快要见底，眼中火光慢慢消了下去，纯黑的瞳孔如深渊，吞噬所有情绪，不见一丝光亮。

崇应彪极度讨厌殷郊沉默的模样，光是被这样的眸注视着，就感觉被摆上了庭审台，无声数着他条条罪状。崇应彪不想看到这张脸，他松开殷郊，也扯断床头绳索，将殷郊翻过身来，压着他的脖颈让他的脸埋在枕头中，连声音也不愿听见，崇应彪又开始新一轮的肆虐。

崇应彪还是会带殷郊出场，送出去过几次，目的是要殷郊明白，他没有资格谈条件。而作为反抗，殷郊学会了周旋，虽极少有成功的。

直到有一次殷郊被抬着回来，被迫摄入过量的药物险些要了他的命，崇应彪都没玩过这么大，怎么说也是他的人，极怒的崇应彪二话不说亲自带人就把那伙人给端了，合作的人千千万，不差这一个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殷郊，得到的福利就是不再随便出场。

殷郊的用途变来变去，因他一直在崇应彪身边，随着被带出场次数的减少，也慢慢冠上了“崇应彪情人”的头衔，无人再胆敢向崇应彪索要殷郊。

远光灯打进了ISLAND，打断了殷郊的冥想，他眯起眼适应下强光，便看到了开车的是苏全孝。殷郊起身出门，不紧不慢地上锁，直到矮身坐入后座，崇应彪也没看他。

去往饭店的路上崇应彪递给他一个盒子，殷郊接过打开，天鹅绒上躺着一只银制胸针，样式是只凶恶的灰狼，蓄意待发随时要撕碎猎物，殷郊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北崇图腾，不用多说，殷郊将胸针别在衣领上。一路无言。

等他们来到包厢，人已经到齐，崇应彪一进门，所有人齐刷刷站起来，殷郊看过去，确实在场的都是崇家人，殷郊自然而然地坐在崇应彪的左手边。这是庆功宴，他们又吞了朝歌某条街，觥筹交错间，殷郊极少言语，他听着崇家各盘口攀比营收多少，听着对崇应彪阿谀奉承的话，也听着朝歌城的态势，他夹着菜，挑开葱瓣后再夹到崇应彪碗里。

吃的差不多了，崇应彪起身举杯，一般是“兄弟们辛苦了”的散场词，但这次崇应彪的杯首先向着殷郊，其余人忙不迭跟随他们家主动作。

“敬你们庚哥，没他，你们被朝歌那帮人阴得底裤都没。”

殷郊举杯淡淡道：“时间太久，埋伏点我只记得大概，路也是弟兄们探出来的。”

“那敬庚哥仁义，放了那些人一条生路。”

那是条件，殷郊把盘口关键信息告诉崇应彪前的条件：不得伤害守在这个盘口上的人性命。那群人或许为了高额赏金参与过追杀殷郊的行动，但他们仍是原殷家的弟兄，殷郊始终坚持，殷家不能再死人了，而丢地盘的人，也该由殷家处置。崇应彪当然是应允了，知道他什么德性的殷郊却不抱希望，如今看，崇应彪竟然真的听了他的。

殷郊收下崇家子弟这句“仁义”，向四方敬了敬，大家与他一同饮下这杯酒，除了崇应彪。

崇应彪看着殷郊仰起被衣领遮住半截的脖颈，他勾着殷郊的腰拉近自己，抬手扯开殷郊领口，藏了一天的斑斑红印还是暴露了灯光下，崇应彪轻抚着这上面的痕迹。在外殷郊不会拂崇应彪的面，他做的只是放下手中的酒杯。

在场的人都看见崇应彪这个动作，能在这里和崇应彪一桌的都是人精，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，不用崇应彪指示，便陆陆续续找借口退出包厢。待全场只剩下苏全孝，崇应彪带着殷郊坐下。

“殷郊，今天这个局，还有一个目的。”

崇应彪将殷郊抓住，吻上去，他对殷郊熟悉至极，舌头蛮横地不留余力地卷席口腔，深吮几回，殷郊眸色已波光粼粼。崇应彪捏着殷郊下巴，把他的头转向门外。

“来给我们荣归故里的城西姬二少爷接风！”

大开的包厢门口，姬发正站在那里，定定望着他。

酒的劲上来了，殷郊只感头晕目眩，他看清了姬发一开一合的唇，在轻轻呢喃：



“殷郊。”

三年了，终于有第二个人在殷郊面前唤他的本名，然而无尽的悲也将他顷刻淹没。

## Chapter 2

### Chapter Summary

#此章主发郊，过渡章。

#

过去被囚禁的日子里，崇应彪没少在殷郊面前提姬发，他把姬发这个名字、这个人有关的一切当成摔炮，时不时扔在殷郊脚下，听得一阵脆响，再看戏一样看殷郊有没有跳起来，跳起来又有多高。

让殷郊奇怪的是，以前除了赢看起来什么都不在意的崇应彪，原来能记这么多事，崇应彪甚至能清楚记得，自己和姬发翻墙出去买宵夜的事。

终日只能透过带电围栏看天空的殷郊也开始回忆。当然不会单独回忆姬发相关，已经口含黄连，又何必让那一罐糖也沾上苦味。记忆之书一页页翻过，殷郊挑出崇应彪和姬发共有的，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总在争着些什么，各自有输有赢。殷郊曾不切实际地想，如果他没有落到崇应彪手里，崇应彪这神经病根本没地方发泄。而刚好因为他是殷郊，他关联着崇应彪的竞争者，姬发。

崇应彪只是又想炫耀赢了姬发，这次获得的奖品，是他殷郊。想通了这一层意思，殷郊便在提及姬发的事情上不再反馈任何情绪给崇应彪。

今天这个局，如崇应彪所愿，终于能在本人面前明晃晃地炫耀他三年前的胜利果实，他拥有最精美、最珍贵、最让人梦寐以求、并且任由他操控的奖品。奖品有什么想法，这从来不在崇应彪的考虑范围内，而当着别人的面把奖品重重摔碎，也是他的劣性使然。

口鼻间的空气好似被压缩，寂静的包厢中唯有殷郊脑内轰隆作响，崇应彪已经松了手，但殷郊一动不动。

“姬发……”

殷郊启唇，没有发出声音，他看见姬发瞬间蒙上一层雾的眸，他的心亦顷刻乌云密布。

过往种种的不耻都可自行消化，经久不见的故人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而他是如此不堪的姿态，殷郊要用全身力气阻止他的世界山崩地裂，他也想去捂住那双从一而终只望着他的双眼。

那可是姬发呀。

慢慢缓过来的殷郊先断开与姬发的对视，转头凝望着崇应彪，崇应彪接住了眼神，他本以为会从殷郊眼里看到许久不见的愤怒的火光，只有这样燃烧着的殷郊才是最惊艳的。可是他还是没有得逞，黑湖宁静依旧，羽睫带来的微风，给他送去一句问话：

崇应彪，你就为了这一天？

姬发沉默，他收拾好情绪走入包厢，步伐沉重，但他还是要走向殷郊的，和从前无数次一样。三年前是路断了，他无从下脚，而现在他终于看见了一直匿在雾中的彼岸，哪怕他只有钢丝，他也要搭这条桥。

其实姬发根本不在乎在门口看到的画面，他已经过了冲动的年龄，熙攘人群无一人是他的痛苦已经尝过，绝望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来过，如今他终于亲眼看到了殷郊，惶惶不可终日的心便重新有了归处，失而复得只会让姬发欣喜若狂，去拥抱殷郊是他唯一的念想。

殷郊，殷郊，殷郊。

是会回应的，活着的，看向他的殷郊。不是冰冷的无人回复的对话框，不是“您所拨打用户已关机”到最后变成“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的机械女声，不是单纯将时间定格的照片。

崇应彪的伎俩在姬发面前显得幼稚可笑，他反而很想主动敬崇应彪一杯。

离殷郊还有三个座位的时候，苏全孝跨步挡在了姬发面前，他顺势拉开椅子，并做一个请的手势：“姬少主，请。”

姬发看了他一眼，颌首坐下，他扫视着满桌杯盘狼藉，望向崇应彪的眼毫无笑意。

“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？”

苏全孝正要出去叫人收拾，却被崇应彪叫住：“殷郊在这里，轮不到你表现。”

被点名的殷郊谁也没看，他起身，在经过姬发时，手腕被轻轻捏住，肌肤相触那刹他的逃意更甚。脉搏感受着姬发温暖的指尖，他害怕姬发会说出什么击垮他的话来，但姬发只是轻声说：“我不饿。”

崇应彪看到姬发的动作，他舔了舔后槽牙，拿起筷子重重敲过碗边，如钟鸣警告着谁。殷郊抽回了手走到侧厅唤来服务员，边翻着菜谱。

服务员忙碌利索的身影在他们之间穿梭，省的让相看两厌的人用视线交锋，崇应彪给自己倒了杯酒，一饮而尽，姬发面前也有酒，但他不喝，时不时回头，从屏风缝隙找殷郊的身影。无论何时，姬发从不怕崇应彪，所以他敢视崇应彪于无物。

非要等殷郊回到座位，崇应彪才开口：“六年没回来，朝歌变化大不大。”

“刚到，没来得及看。”

“那我透露一下，朝歌早就变天了，”崇应彪笑着拉过殷郊，将头靠在殷郊肩膀上，他找到了机会，“不然我怎么会敢让殷郊做我的小情人。”

那三个字着实刺耳，面上不动声色的姬发置于膝上的手已骤然握成拳，而殷郊则一脸漠然。

“那谢谢你三年来对殷郊的照顾。”

“我的人，不用你谢。”

“但你照顾他的方式，不对。”

“你问他有得选择吗。”

姬发的目光如利箭要将崇应彪射穿，而殷郊还是沉默。如果说崇应彪的话让姬发愤怒，那殷郊的逆来顺受则让他难过得忘却了愤怒，怒火熄灭，灰烬飘过他干涩的眼。姬发知道该先冷静一下，殷郊是他的最高优先级，他不能在这里和崇应彪起冲突，被伤害的只会是殷郊。

“失陪。”

等姬发转过身，殷郊瞳孔找回焦点，他看着姬发的背影消失在门边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抬了抬崇应彪枕着的那侧肩膀：“我同姬发说几句话。”

“可以啊，叙旧的话多少都能讲。”

崇应彪坐直腰来，殷郊正要离座，方才被姬发轻捏的腕又被崇应彪抓去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痛，殷郊皱眉，上面印了整排新鲜的牙印。

“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该有分寸。”崇应彪说。

姬发没有走远，他站在走廊尽头，正背对着殷郊打电话。殷郊走到还有五步的距离便停住脚步，没有上前打扰，他安静驻足在时光长河中央，透过一个背影，他就可获悉姬发三年来的变化。

高了，壮了，沉稳了。

殷郊突然看见姬发的手机末端，正挂着一个小物什，一抹小巧的金色随着姬发抬腕的动作有生命般跳跃，和西装革履的他是如此格格不入。殷郊想，他找到话题切入点了，比如说看来你外面过得还真不错、这么可爱的小东西是未婚妻送的吧、这次带她回来没有、打算在哪里办婚宴诸如此类的话，美好的图景被殷郊徐徐绘成，他由衷地笑着。

走廊的声控灯亮起，殷郊终于看清那个小玩意儿，可他笑不出来了。

那是他送给姬发的鱼符。

#

放假的时候，殷郊会邀请他的好兄弟们去他家玩，另四大家不是没担心过他们孩儿一去就成了人质，但又不好拒绝殷家宝贝的邀请，孩子的情谊总是纯真，还是让他们去了，孩子们也总算有机会见到了殷郊引以为豪的父亲。

那时候殷家家主还是殷郊的爷爷帝乙，殷寿仍是个小堂主，但是武力值超强几乎无人能敌，作为殷家正统血脉，他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，每个由他当值期间的堂口基本都一片欣欣向荣。没有少年不崇尚战无不胜的英雄角色，哪怕殷寿的英勇成绩可能就诞生于自家地盘，孩子们还是会悄悄地将殷寿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。

殷家有个跑马场，也算是个训练场。殷寿几乎住在这里面，而殷郊是非要跟过去的，殷寿想也是时候了，便开始训练起殷郊，他异常严格，要将殷郊培养成全才。殷郊带着姬发他们来了以后，他们自然而然地也蹭上了殷郊的课程。来多次后，不知不觉地殷寿成了他们半个老师。

训练的人多起来了，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争强好胜的年纪，也就形成非常浓厚的竞争氛围，殷寿很满意他们能通过这种方式一起进步，便不定时会举办些比赛，获胜者有奖。

这次赛马的获胜奖品是最为吸引人，是一把枪——“沙漠之鹰”。虽然枪体重，后坐力猛，不是主流的型号，但作为第一把枪，对少年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排面的，可以炫耀好一阵子。

“当然，”殷寿把枪从左手换到右手，男孩们的视线也跟着同步移动，“枪是要自己开的，谁赢，我来教他怎么用。”

姬发跑了第一，崇应彪差了两秒，殷郊紧随其后，姜文焕这次上马没有直接略过去，和殷郊还是有三米的距离，鄂顺就不太幸运了，他选的马在起跑线突然躺下，拉不动，根本拉不动。这件事被他们嘲笑了很久。

“姬发！”

姬发正捧着沙鹰爱不释手，殷郊鬼鬼祟祟自身后绕到他面前，吓得姬发下意识将沙鹰捂怀里，见是殷郊立即绽放笑颜，他大方地将奖励递到殷郊跟前：“殷郊你看！”

殷郊不在意地看了眼，故作神秘：“是不错，但我有更好的要送你。”

说罢便摊开手，姬发探头，是一个黄金制成的只有半个巴掌大小的令牌，殷郊小心拿起，姬发以为这就是要送他的，但殷郊还有动作，原来在令牌的另一面，刻着一条锦鲤，纹理清晰栩栩如生，殷郊指甲轻轻扣，小鱼便被取了下来。他不假思索地将它递给了姬发，姬发没有立即接过，而是缓缓说：“想必是贵重之物，我拿着不合适。”

“正是因为贵重才要给你呀！”

姬发听了便不再推脱，他欣喜地拿起这条小鱼，将它举到眼前，以湛蓝天空为背景，这条金锦鲤似在水中遨游。

“呦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奖品。”

阴恻恻的声音自二人身后响起，他们同时转过身，崇应彪正站在背后看着他们，酸酸的语气其他人早就见怪不怪，他的话从不饶人，他指着姬发手里的鱼符：

“殷郊，不公平，我要是知道还有这个，我铁定能反超姬发两秒。”

怕真证实自己有失公允，殷郊憋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这个鱼符本就是要送给姬发的，当下想到的方法是想着要不再赛一场，他想咨询父亲的意见，而殷寿则背着手，只饶有兴趣地看着，让他自己处理这个情况。

殷郊犹豫了下，看看掌中已经缺了一部分的令牌。殷郊想的是，如果用令牌作为奖励打赌，输了不要紧，起码保证鱼符还在姬发手中。姬发的眼睛本就大，这下看清了殷郊的意图，眼珠子都快要瞪着出来，遂手臂一展开，阻止殷郊。

“不行！”

崇应彪没管，他脑袋偏了偏，越过姬发，一脸“怎么办吧你说”的表情看着被姬发挡在身后的殷郊，姬发回头看看殷郊还在犹疑，一咬牙：“比就比，继续赌这把沙鹰。”

“那我来定比什么，不过分吧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刀。前面那个靶子，谁扔中红心谁赢。”

正如骑马没人骑得过姬发，玩刀没人玩得过崇应彪，比赛结果显而易见，这把沙漠之鹰最终的主人是崇应彪。

姬发坐在板凳上，看着不远处被殷寿亲自教导着的崇应彪，心情有些低落，闷闷不语。殷郊看在眼里，他坐到姬发旁边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对不起啊，让你丢了奖励。就那个小小鱼符，怎么比得上沙鹰。”

却不曾想被姬发拧了一把脸蛋，殷郊揉着脸不解地转头看他，姬发看上去更生气：“不能给他。笨蛋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一对儿啊。”

殷郊眨眨眼，姬发拿过他揣怀里的令牌，将鱼符嵌进去又拆开，说：“合则天下无双，分则各自安好。”

他又说：“这不就是我和你吗！”

手中木刻鱼符轻轻摇晃，穿过时空隧道，悄然悬挂在姬发的手机上。殷郊靠着墙，将手紧贴着大理石质地的瓷砖上，他要锁住自己，不要向姬发伸出手，他闭上了眼不再看姬发，他要忍着不要对姬发说：

骗人，哪有什么各自安好。

#

“嗯，我等等就回。”

姬发挂了电话，他静默思考了几秒，从怀里取出烟盒抖落出一支，想找打火机，半转过头余光看到有人，是殷郊兀自垂着头，他将烟重新收起。姬发记得，殷郊不喜欢烟味。

重归安静反而让殷郊回神，他抬眸去寻姬发，正巧落入姬发深邃不见底的眼中。



三年来第二次对视，没有方才的震惊与哀切，他们只是平静地对视，然后他们都发现，从前一个对视就能知晓对方的技能，已经被时间剥夺，漂亮的眼球变成了普通的镜子，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。

都没有找好开场白，姬发向前迈了一步，殷郊却下意识向后缩，这个反应让双方同时愣住。姬发收被判若两人的殷郊刺激了一个晚上，崇应彪对殷郊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，那根本没有尊严可言，他悉心护在手上的玄鸟不该被如此对待。

不想用惺惺作态的寒暄来对待终于触手可及的人，姬发慢慢靠近了些，他轻声问道：“这里只有我们，告诉我，你是自愿的吗？”

殷郊肩膀一动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好像这对他而言是个天大的难题。

“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带你走。”姬发又说。

“姬发，说点别的吧。”

殷郊开口，平静语气入耳不带一丝情绪，但姬发听懂了他话语里的求饶，是让他不要再追问，姬发才知道近在咫尺却远隔千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殷郊勉力维持将要破碎的伪装，见姬发不再说话，他庆幸他们之间还残余着默契，就让他们的关系就此停留，作为旧时挚友。

“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处理父亲后事。”

“姬伯伯去世了？”殷郊眼睛睁大了些，心中更沉，同时快速回忆刚才饭局上听得诸多消息中并没有关于城西的。

姬发点点头：“父亲有交代，不可声张。”

“你还在服丧，你不该来，崇应彪……你理他这个疯子做什么。”

“他说你在这里，”姬发的眼不忍直接落在殷郊的脖颈，他只看着殷郊别在领口的灰狼胸针，“是啊，他是个疯子，这三年你是怎么过来的。”

话又回到了殷郊身上，殷郊没有回复，甚至连转移话题都费劲，任二人落入沉默的漩涡。

有传菜员经过，是送去他们那个包厢的，姬发没有胃口，他应邀来这里的目很明确，只是他今晚注定空手而归，殷郊的态度告诉他，这急不来。

“我得回去了。能告诉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你吗，不用通过崇应彪。”

“ISLAND，在城北，是一家面包坊，我偶尔会在店里。”

姬发没有问殷郊是不是有了新的联系方式，因为他清楚，殷郊如果要联系他是不可能不联系不上的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：从殷郊被崇应彪收留开始，就没有机会和外面取得联系。

“把手给我。”

“我什么东西都带不回崇家。”殷郊摇摇头。

姬发不理，他拉过殷郊的手，自然得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缺失失联的那三年，他在殷郊干燥的手心上写下几个数字。

“这是在朝歌的一家杂粮批发铺。如果你有机会打，你只要说‘要五斤二两的麦芽粉’，通话就会转到我这里，”姬发轻轻捏着殷郊手心，“记清了吗，要不要我再写一遍？”

“记清了，”殷郊抽回手，他怕姬发看久了会察觉手腕上的新痕。他低头看自己手掌，扯出一个浅浅的笑容，“可能到我忘了，我也不一定打得出去。”

紧接着他被姬发抱了个满怀，动作太过突然殷郊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张着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他感受着姬发全身都在颤抖，连同声音也是：

“殷郊，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好高兴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还活着。”

殷郊想要落泪，落到姬发肩上，可以代替他和姬发一起回到从前，但他并不希望泪落下，他不想这成为套着姬发脖颈的牵绳。

#

包厢里，崇应彪回想着殷郊望向他的眼神，那只是在谴责他，质问他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情绪。崇应彪一直想看到殷郊恨人的模样，但没有，在还没有驯服前最多的也只是愤怒，如今连愤怒也不再有了。明明已经被尘埃掩埋，殷郊还是神祇一样，高高在上俯视着自己胡作非为，平静地接受本不该施加在他身上的酷刑。

崇应彪一直以为姬发是殷郊最猛的那剂药，今晚他发现确实是有效，但不多。

殷郊好像不会恨，那爱是不是也不会有？崇应彪终于得出结论，他的心情好了些。

他开始算着如果殷郊在这里逃跑，他又要花多久、多少人力、在哪里能成功把他抓回来，连把他重新关在哪里的地址都选好了——等等，姬发也在，那难度是要再提高一些。崇应彪抓了抓拳，思维停顿间，他瞥见站在旁边的苏全孝。

“你和你妹会联系吗？”崇应彪突然问。

“从我被送到崇家，苏家就与我再无关系。”

“啊，你说过，”崇应彪搓开花生皮，扔进嘴里，“也是，如果你还和苏姐已联系，殷郊早就不在这里了。”

“不过，也当你还了殷郊一命。”

“嗯，”苏全孝迟疑，但还是回答得快，他给崇应彪斟满一杯酒：“敬彪哥，没你我也活不到今天。”

“三”不是个好数字，三年前的朝歌大事是殷家惨案，而在这更之前的三年前，还有一件轰

动朝歌城的大事，那就是殷家征讨冀北堂口。

冀北堂口地处北崇、西姬及中殷的交汇处，因地属城北，也就在崇家管辖下，但这样重要位置的堂口，自然是有三方势力在暗地均衡着，而堂主苏护孔武有力，英勇善战，为人正气，知晓他的人都对他有敬畏之心，往来人员虽然复杂，也嫌有闹事的，冀北还算是平和。

但在外人看来，最终打破平静的，恰是苏家自己。

起初，只是殷家有五批货在冀北丢失，再然后便是一队人经过这里后消失。在不久一场特级暴雨后，距离冀北不到二十公里的一处山体滑坡中冲出几具无名尸首，经核实，正是那一队失踪的殷家子弟，同时，根据线报秘密调查的殷家，在潜入苏家某仓库中，找到了当时丢失的货，一件不少，种种证据列在前，坐实了苏家谋害之名。

殷家派出殷寿，没有任何商量，越过崇家直接前往冀北讨个说法。苏护本就对殷启为家主的殷家盘踞朝歌城中央作威作福，被冠以谋财害命的罪名更是不忿，苏家坚称被陷害，当即反抗。这一场火拼结果惨烈至极，堂主苏护及其长子死在了殷家围攻的刀枪下，北崇补救不及，还被诟病管理不当，中殷遂顺理成章地将冀北堂口收至麾下。

殷启念在苏家血脉中的幺妹年幼，不做惩罚，怜她无家，便吩咐殷寿家代为教养，而作为苏家仅剩的男丁，苏全孝也该随父兄去的，直到一直保持沉默旁听的殷郊站了出来。

“伯父，堂主苏护与副堂主苏全忠已伏诛，以命抵命，被害的弟兄们在天之灵有知，已得安息。”

“既然我们仁厚收养了苏姐儿，而苏全孝不过才年长姐儿一岁，对谋害之事同样毫不知情，实属无辜，应留他一命，如果当心养虎为患，不妨将他送崇家，是留是杀，也由他们决定。”

“不可让外面的人看我们殷家将事做绝。”

殷启诧异，他没想到这个侄儿第一次插手家族的事，是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罪人之子，他捻了捻山羊须，满眼赏识：“郊儿聪慧仁义，此法足够体面，那就按郊儿说的办吧。”

殷郊的恩情是崇应彪告诉苏全孝的，那时他已经将殷郊带给了崇应彪。

崇应彪看苏全孝打算用手中的半瓶白酒就为了敬他这一杯，他摆摆手：“表忠心也得分清场合，难道等等你还想我开车送你回去？”

恰时殷郊回到了包厢，只有他一人，崇应彪对此并不意外，走了好，他目的已经达到，再看到姬发只会觉得心烦。

“怎么还把客人聊跑了。”

“家事，先回去了。”

崇应彪看殷郊毫无波澜，没有得到臆想中的反应已经非常不满，又想起殷郊只要和姬发待在同个空间，总有一层谁也无法靠近的结界，哪怕已经隔了几年，哪怕刚才殷郊就在自己身旁。崇应彪心中的郁气上脑，嘴里开始吐出刀子。

“怎么没把你带回去？”

“还是被你给吓跑了？”

“你不会这就把你这几年的事都——”

崇应彪话没说完，殷郊抄起酒杯就朝他脸上泼过去，苏全孝为崇应彪倒的酒以这种方式被动地敬完了，殷郊冷冷道：

“闹够了没。”

崇应彪抹了把脸，咂咂嘴，猛地起身单手钳着殷郊两腮，狠狠地将他的推到墙边，这一路踢翻了几张椅子。崇应彪贴近，他专注于殷郊的眼眸，等他捕捉到了微微闪烁的火光，他笑了，手泄开力气改成扶着殷郊的脸，舔舔殷郊嘴角。

“别生气，回家了。”

#

当年送姬发出国是姬昌决定的，就在苏家灭门后不久。

中殷讨伐冀北理所当然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结果也是众望所归，只有城西姬昌对此事一言不发。

姬昌不看源头与过程，他只分析结果，那便是中殷已将贯通西北中的冀北要地吞并。这意味着他们的平衡被打破，如果朝歌城的霸主有心，要将城西北划为己有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北崇新主行风彪悍，已经失了一个地盘足够他窝火，殷家暂时不会再北上，现下那能出手的，只剩长期求稳发展的城西。姬昌看着地图，邻近属城西管辖的孟津堂口将会是下一个冀北，到最后是整个城西，而姬家，会是下一个苏家。

姬发被紧急召回。

“冀北十余年与三家相安无事，哪怕是对殷家颇有微词，但未曾有过出格行径。苏护你见过，你觉得他会是贪婪钱财、草菅人命的人？”

听着父亲的话，姬发陷入沉思。当初他知道这件事时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殷家证据在手来势汹汹，且是由殷寿带头，打得措手不及，根本来不及让旁人辨认真伪，苏家自证清白统统变成了狡辩，无人倾听。哪怕真有人发现端倪，地头已经换了主，死无对证，再查起已经没有意义。

“您的意思，苏家之祸，是殷家在做局？”

“自殷寿上了殷家二把手之位，朝歌城何处无风浪。”

“殷叔不是那样的人。”姬发立即反驳。

姬昌沉默，他没有和姬发在这个问题深究下去，他将机票推给姬发：“事不宜迟，凌晨即刻启程。”

“我正想问您，我为什么要躲到外面去。哥哥从不插手家里生意，弟弟还小，只有我，我最应该留在城西，有什么都与您一同面对。”

“正如苏护与苏全忠那般？”

姬昌目光沉沉，看着因能力出众已名声鹊起的次子。姬发咬了咬牙，他没有接过机票：“可是您年岁已高，如真有人来犯，徒留一座空城吗？”

“待城西只剩老弱病残，即便有谋害之心亦无谋害之力，师出无名，殷家不会向城西开枪。”

姬发已无话可说，他捏起机票一角，想起和殷郊的约定，也想起有必须要和殷郊当面说的话，说道：“我回趟朝歌，我想和殷郊好好道别。”

又怕父亲说出拒绝的话，他补充：“子是子，父是父。您猜忌殷叔可以，但殷郊您见过，是您说他宅心仁厚、本性纯良的。”

“我说过的话有许多，关键在你，你自己该有判断。”

最后姬发还是来不及回朝歌，他只能在临起飞前给殷郊打了通电话，那边正半梦半醒，姬发没有说太多缘由，只说是家里临时决定要他出国深造，最后一句话有十二分的郑重：“殷郊，等我回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姬发盯着漆黑的屏幕一会儿，正要关机时有消息弹出，屏幕光照亮了他的脸，是殷郊。

“好。一路顺风。”

姬发这一去就是三年，除了不能面对面说话，姬发和殷郊的联系倒也没有断过，天南海北，只依靠一条条信息和一通通电话将他们的生活连结起来。

殷家全灭，唯一的殷家血脉殷郊被悬赏，生死未卜。这个消息传到姬发耳朵里的时候，这

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半月，那时他已经有一个月联系不上殷郊，他还以为殷郊在执行秘密任务，不方便和他说明。

造化弄人，姬发问了还在朝歌城的所有人，独独没有问崇应彪——在他的认知里，殷郊在崇应彪手上只会立马被交给苏妲己。

姬发匆匆回国，他毫无顾忌直奔殷家。殷家大宅敞开，里面是一改以前恬静温柔模样的苏妲己，婀娜多姿似一位祸国殃民的妖妃，脸上挂着不符合她年龄的妩媚神情，羽扇轻摇，对他说一句别来无恙。

人人都在传苏将代殷，可是只有在舆论中心唯一掌权的苏妲己说，殷家是朝歌之主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亦是。

“殷郊呢？”

“家里的门打开着，就是要等他回来。”

“他是死是活。”

“我也在等，他是竖着进来还是横着进来，都没有关系。”

姬发往前踏一步，三声枪响惊起停在屋檐上的乌鸦，他脚前方十公分的石砖地多了三个弹孔。姬发抬头，火一样的眸要烧穿苏妲己，他的愤怒在胸腔一压再压，已接近临界值。

“姬二少爷，”苏妲己在浅浅地笑，甜甜的声音淬着毒，“他看到你，说不定自己就出来了。你早就该回来了啦。”

姬发失魂落魄地回到城西，姬昌在书房独自对弈，姬发站在他面前，阴影覆盖着整个棋盘，姬昌未曾抬头看他，深思熟虑后落下白子，在千钧一发之际辟出生路，得以重新周旋的机会，这一步若错了将满盘皆输。

“殷家的事，为什么不与我说？”



“现在你知情了，可有能耐力挽狂澜？”

“起码，起码我们能给殷郊提供庇护。”

“那他可曾主动寻求你帮助？”

此话让姬发如鲠在喉，姬昌说的也曾困扰着他，但失去联系的殷郊更让他寝食难安，只能将这个问题搁置在一旁。姬昌仰首，看着一路风尘仆仆已有三年未见的儿子，请他到棋盘另一边坐下。

“殷郊也知道，不该拖你入局。”

姬发心中一沉，他执黑子的手犹豫不决，说：“我该回来了。”

“不可。”

“当初您是忌惮殷叔，如今他已身死，还要警惕什么？”

“还是他。”

姬发呼吸瞬间变重，父亲在他眼里变得不可理喻，不能顶撞长者的礼数快要约束不住他，眼前的棋局越看越乱，姬发将棋放回棋筭，凛然目光看着姬昌。

“父亲，殷郊需要我。”

“想要用利箭以攻代防，守住想守的人，你得确定你能不能拉满这把弓。”

“他若不在了我守谁！”

“想想姬家上下几千人的性命！”

棋盘被一掀而起，黑白子彻底混合一处，哗啦啦尽数掉落，风暴中的雨珠坠地也是这样的声响。

这是二十多年来，父子第一次大声对峙，他们怒目而视，剑拔弩张，方才棋盘上的敌对之气转至姬家父子身上，一副壁画中的展翅苍鹰也在注视着他们。最终姬发败下阵来，他赌不起，这意味着他要放弃殷郊，疼痛以心脏为中心开始蔓延全身。

“谁还在朝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拉弓，我会守到那一天。”

“有我在一天，你就不该在这里。”

姬发独自站在登机口，他翻着和殷郊的聊天记录，终于翻到了三年前的那一句“一路顺风”。

此去又三年。

#

现姬昌病逝，城西不可一日无主，也幸得姬昌待人仁厚，堂主都守规矩，没有篡权的意思，都表示下一任家主必然从姬家血脉中挑选。

姬家三子，长子伯邑考已另立门户，次子姬发刚归国，而最小的姬旦不久前成年，家主人选只落在了伯邑考和姬发身上，认真看，其实谁都不是最佳继承者。

最后伯邑考提出用射箭来决定谁来坐家主之位，姬发同意了。

“啊，我还以为你会反对，然后改成赛马。”殷郊听到这里，脱口而出。

上次饭局过后，姬发总是时不时看手机，他在等一个固定电话，他其实没有耐心等的，经常是突然驱车几百余里来到城北。若在店铺门口见殷郊不在，姬发便没有停留，他只进去过一次问小妹，问老板什么时候会来，得到的答复也是偶尔。

总还是会遇上的，姬发终于看到殷郊时，他身穿休闲服，头发半扎起，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书，桌上的郁金香衬得他整个人温暖无比。可能殷郊有预感姬发会来，也可能是ISLAND给他的安全感，殷郊看到姬发并不惊讶，眼眉弯弯，满眼欢欣。

这第二次相见，不再是昏暗逼仄的饭店走廊，而是在充斥着面包、咖啡香气的ISLAND，温馨怡人，这里的殷郊总是被一层温和的光围绕着。松弛状态的殷郊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爱笑健谈，虽有隐隐约约的疏离感，也并没有给他们谈话带来太大的阻碍。他们聊着，从正午聊到夕阳西下，要将这缺失的三年补全，当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姬发在说。

姬发无法从殷郊嘴里知晓他过去三年的时光。

后面也像有了默契一样，殷郊在的那天，姬发都会出现，不一定要说话，他们也可以安静地忙各自的事情。转眼过去了一个月，姬发家里的事处理得七七八八，他这次来顺便和殷郊说起他成为家主的事。

“怎么可能赛马。哥哥亲手练了两匹雪龙驹，我敢说是朝歌城最好的马，我只能骑它来比，绝对不可能跑得过它的饲主。射箭还有点胜算，果然。”

殷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这时姬发点的卡布奇诺来了，他有个习惯是会把上面的拉花用吸管打散再喝，殷郊注意到已经有一根吸管斜斜靠在杯壁上，殷郊回头，今天在吧台做饮料的是小周。不过殷郊不在意，虽然这是姬发第一次在他面前点热饮，但既然已经来过好几趟，小周知道客人的习惯也不奇怪。

“有做什么打算？”

“还没，比想象中复杂太多，”姬发搅拌着，他看着漂亮的图案经他手变成一团浅棕，“看不来账本，哥哥回来帮着，但是他自己公司也要顾及，我觉得他已经有些吃力。最近在物色哪些有能力的，提一提他们位置，这样方便我把老堂主召回来一同议事。”

“没有趁手的人，确实不方便，”殷郊看着姬发半晌，“你不该再往城北跑了，你现在是城西之主，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。”

“那你要一直在这里吗？你还没有去过岐山，我答应过要带你去看日出的。”

“姬发，”殷郊又一次无奈，“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事吗？”

“是你说的不提，我可从来都没有说过一个‘好’字。”

殷郊表情变得严肃，这表示他不想再在这个话题纠缠，他转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。被拒之千里的姬发还想说些什么补救，电话铃声响起，他看了眼备注，便起身走到门外接听。

“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吗？”电话另一端的声年轻但沉稳。

“嗯。”

“崇应彪的注意力都在你那里，小心些。”

“我会的，你那边查得怎么样。”

“查到一点，崇应彪之前亲自端过个小头目，仇特别大吧，档口给烧没了。只活了个放哨的，他可能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个活着说见过武庚的人，”停顿了两秒，那人叮嘱姬发，“人我这边找就行，你别动。”

“知道了，先这样。”

一阵风吹来，门上的风铃和姬发手机上的鱼符一同晃动，姬发回头，殷郊已经不在刚才的位置上，他只来得及捕捉那一抹进入烘焙房的身影。

#

姬发第八次去ISLAND，他扑了空，但他没有马上回去，而是看看空桌的书架都放些什么书，摆些什么花，最后在他们平常聊天的那张靠窗沙发坐下，安静地看人来人往。

好像他走殷郊走过的路线，做和殷郊一样的事情，就能知道殷郊在这里栖息时的所思所想。

风铃声清脆，门开了，街上车水马龙的嘈杂声短暂地涌入这不大的空间，姬发循声看去，

是崇应彪。

崇应彪直接在姬发对面沙发坐下，长腿一抬，重重搭在矮桌上，发出的巨响吸引到了店里所有人的视线。

但崇应彪毫不在意，他眼神隐晦不明直直看着姬发，然后慢条斯理地将腿叠起，鞋尖擦过姬发膝盖，昂贵的西裤落了一道浅浅的痕迹。姬发不动声色地将腿移开，抬腕轻轻掸走膝上灰尘，他抬起下巴微微侧头，以锋利如剑的目光回敬崇应彪。

烽烟将起，是狼与鹰的首场对决。

“姬家家主，是有什么关照吗，天天往我地盘跑？”

“探访旧友，也算是关照的一种，是吧？”

“那看来城西的事还是太少了，改天我亲自带人登门拜访。”

“贵客远来，我必定好好招待。”

从知道姬发进出ISLAND像回家般自然开始，崇应彪的耐心一直在减少，如今已消耗殆尽，他转了转戒指上的狼头，直入话题：

“和我的人谈什么呢，想旧情复燃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他根本就一秒都不想和你待在一起，”姬发身体前倾，视线没有分毫偏移，“你怕不是趁虚而入，威逼利诱，才硬生生将他绑在身边。”

“你还真是对自己的无能只字不提啊姬发。”

“没有我，殷郊在三年前就死了。”

姬发顿住，他被压到了痛穴，是可以致命的锥心痛。崇应彪看着脸上空白一瞬后哑火的姬发，知道已扳回一成，意识到是用殷郊赢过姬发，报复的快感略过大脑皮层，他搭在桌上的脚不由抖了起来。

姬发决定停战，殷郊的事情目前是死局，他还不知道崇应彪用什么方法把殷郊捆起，如果再提殷郊，也只是给崇应彪提供展现他恶趣味的出口，姬发并不想从一个禽兽嘴里听到任何关于殷郊的评价。

“既然你来了，我说说正事。”

崇应彪眉头一动，觉得好笑，但他还挺好奇姬发找他除了殷郊的事以外，还能有什么正事。崇应彪没有回话，但眼神松了，示意姬发说下去。

“朝歌那边，你有什么想法。”

“看不出来你胃口挺大。你城西不是搞房地产的吗，也就干点把农民伯伯的地推了起大楼的事，又是什么书生门第，可谓是干干净净。打打杀杀见血的脏事，不嫌不雅？”

“你能不能少说点废话，”姬发皱起眉头，崇应彪说话总是夹枪带棍，这就是他从小到大与崇应彪不和的原因之一，“我问你，要不要联手。”

“我怎么信你，冀北堂口那一地鸡毛之后，是你先逃出国的。”

崇应彪把腿放了下来，他还是昂首，半俯视着姬发：“我警告你姬发，别以为和你无关，你们家也沾着苏家的血。如果当年你家老头没有拖拖拉拉不来支援，苏家不至于灭门。”

“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半路就被殷家拦了，是你不信。”

“‘半路拦了’指的是在孟津被拦？这不还是你们的地盘，真就窝囊到在你头上撒尿拉屎都不敢吭声呗。”

双方争执不下，又差点为过去的事吵起来，这毫无意义。姬发深呼吸，食指在杯子旁的桌面点了点，不多时，小周来为他续上咖啡。

“殷家的事，殷郊不可能是主谋。”

“你的废话也不少。”

“但苏妲己真的能操这么大一个盘？殷家出事那年，她虚岁才算成年。”

“我当家主的时候，也不过二十出头。”

“殷家待苏妲己视如己出，姜姨对她有恩，她不至于恨殷郊到这个地步。”

姬发见过姜琬在生日那天发的朋友圈，其中一张是三人合照：姜文焕、苏妲己和殷郊都头戴狐狸耳朵的发箍，各自摆着姿势笑容灿烂地看向镜头。殷郊那时和姬发提起过，他们为姜琬生日宴准备了个小剧场，要给她惊喜。

如果父亲“苏家灭门缘起中殷”的假设成立，苏妲己最有可能是为了复仇而灭殷家满门，但先不提她一介女流能不能做到，关键是现在朝歌还是殷家天下，这足以证明苏妲己的出发点并不在复仇。

“然后呢。”崇应彪说。

“她背后有人。”

姬发看着杯中最后的泡沫破开，视线上移，直直望着崇应彪，他说出他这三年来推出的唯一可能。

“殷寿他，真的死了吗？”

崇应彪静默地看着姬发，他突然笑了笑，抬手摘下眼镜，取出绸布细细擦拭金色镜腿，良久，他抬眼，上目线如刃锐利，神情和崇家图腾的灰狼如出一辙，甚至更加凶恶。

“死了，死透了。”

#

殷郊早上是去了ISLADN的，但几个小时后又被崇应彪接了回来，那时他特意看了下时间，如果姬发要来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。看着崇应彪又再出门，殷郊暗叹一口气，只希望这两头凶兽真要打起来，能有去店外面打的自觉，别吓着小妹小周和客人。

要把殷郊留在崇家大宅，崇应彪还挺有心思编出个理由，他嫌弃书房里殷郊的旧书总有股烂木头的味道，要他今天之内整理好，消消气味，不然就把它全烧了。

这些旧书还不是崇应彪从各个地方搜罗过来给殷郊解闷的，真是毫无威胁力的烂理由。

跟了崇应彪三年，他提出的要求总是千奇百怪，不止在床上，慢慢能延展到生活上的边边角角，变着法子折腾殷郊，总透着股任性的劲儿。这份任性放在断人手指和砍瓜切菜无异的崇应彪身上，殷郊倒不觉得违和，枉顾他人生命和践踏他人尊严也不失为一种的任性，或者说，是对人性的蔑视。

生怕他跑了一样，崇应彪把苏全孝留下来帮忙。

殷郊抱起最后一摞书，把它们都放入收纳箱，任务就要完成，这时，跟在背后的苏全孝突然开口：

“你逃去城西那天，是崇应彪找人堵的你。”

殷郊站在原地，他的瞳孔短暂收缩，但很快又恢复正常。既已身在笼中，这都是陈年旧事，不过尔尔。殷郊重新向前迈步，语气波澜不惊：“我知道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那你也知道，是崇应彪杀了殷寿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一本书掉落在地，旧书经不住震荡，扉页掉落出来，但殷郊无暇顾及，他回身定定看着苏全孝，比不可置信先来到这双眼眸的是茫然。



“杀殷寿的，是崇应彪。”

苏全孝重复一次，同时他摊开手，掌心躺着一枚男款戒指，戒面是一朵玫瑰轮廓钻石，寓意至死不渝。

殷郊怎么会不认得，这是殷寿的婚戒。他之所以熟悉，是因为姜琬手上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，姜琬就是用戴着戒指的手，牵他走过朝歌大街小巷，教他抚琴写字，抚过他侧脸。

要怀疑苏全孝，殷郊有一百个理由，但是殷郊跳过了验证环节。这个戒指和殷家的玉玄鸟一样，在殷郊眼里是同等作用，它就是铁证，苏全孝说的不是假话。

三年来的一切在殷郊脑中闪回，过载的信息让他几度要晕厥，他浑身冰冷，再次被抛入那个绝望的雨夜。

书早已拿不稳，好几本砸到殷郊脚背，但相比内里抽筋扒骨的痛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殷郊的胃在猛烈翻滚，他急急蹲下压紧腹部，捂着嘴为了不让自己吐出来。

苏全孝将戒指放到那张扉页上。

“姬发回来了，你……不只有崇应彪了。”

“走吧郊哥。”

## Chapter 3

### Chapter Summary

# 部分同音错字有意义。  
# 此章彪郊发郊五五分。

#

那个晚上的殷郊寡言到了极致，他独自一人在客厅坐到天明，保持同个姿势直直望着阳台的方向。

第二天早起外出的崇应彪走去掰过殷郊的头，晨曦下瑰丽明艳的脸只余一片空白，人就在眼前，但殷郊偏偏可以做到视线落到别处，瞳孔中空无一物，崇应彪问：“今天去ISLAND吗？”

殷郊的眼球动了，压在腿下的右手也动了动，睫毛掩了他半边眸，他抬起左手，翻腕将手递到崇应彪嘴边，等一阵痛，等一个出入许可。崇应彪知道殷郊不对劲，他不可能会问，安静的殷郊他见多了，那只是殷郊情绪的一种，也是他最不喜欢的一种，殷郊也知道，这是属于殷郊微弱的反抗。

崇应彪张嘴，犬牙触碰到肌肤瞬间又收回，他握着殷郊手腕放下，他凑近，只是含着殷郊的唇，没有深入这个吻，额头相抵鼻尖轻蹭。

“早点回来给我做个蛋糕，我生日。”

殷郊没有回应，他目送着崇应彪出门。墙上时钟分针转了一个圈，殷郊抬肘，被压得整片通红的右手紧握着一把水果刀，他端详着这把寻常的厨具，五指发力从反握式切换至正握式，朝着空气刺去，反反复复。

殷郊整夜都在想象着这把刀斜插入崇应彪侧颈的画面，大动脉的血会喷涌而出，首先溅到他的脸上，温热会顺着他的长发滚入衣领，替崇应彪最后一次抚摸这具躯体，在经过他的胸腔后，浇灭他的心火。

可无论如何翻转，狭窄刀面都是殷郊被拉伸变形的脸，不见血红。

殷郊松手，刀无声倒在柔软的地毯上，他倒入沙发，也坠入悬崖，烈烈风声呼啸而过，是谷底累积成山的尸骨在哀嚎，那是一个个被崇应彪与自己合力杀死的“殷郊”。

下坠的人徒然睁着眼，一抹金色缓缓游过，他向虚空伸手，不再有粉身碎骨的痛，他再回头望向身下，原来有一道洋流已冲开群山向他奔来，在原地打转汇聚成海。

一颗砂砾安然落入海里，被轻吻，被紧拥。

#

殷郊没有回来，崇应彪生日那天也没有生日蛋糕。

三年来，崇应彪找不到殷郊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，但只是虚惊一场，不到半小时殷郊便主动出现。

刚苏全孝电话里确认了殷郊并不在ISLAND，崇应彪坐在餐桌前，他环顾这个房子，设施齐全但还是感觉空空如也，只因少了个人，殷郊如果在，他用呼吸就能填满整个空间。

崇应彪看向厨房，刀架上少了一把刀。崇应彪在这座宅子散漫地走着，每经过一个拐角、每一处阴影他都在兴奋，他期待殷郊会从黑暗中竖起刀向他扑来，猜想着是会毫不犹豫地抹他脖子还是义无反顾地捅入他的心脏。殷郊的刀是崇应彪教的，所以他可以大方纵容殷郊要杀死他的行为，没有人比他更想让这场游戏进行下去。

可没有，殷郊不在这里，崇应彪的独角戏遗憾落幕。

崇应彪最后在早上和殷郊吻别的地方找到了这把短暂丢失的刀，他把它插回刀架上，又坐回了饭厅，夜幕已降临，黑暗中只有厨房那把水果刀反射着玄月的微光。

半年前殷郊入住的崇家大宅，这个地方对崇应彪来说原本只是个普通的房子，除了那张床，其他的对他来说都是摆设，自从崇家血脉仅剩崇应彪一人后，他吩咐家仆，只要他踏入崇家的院门，主宅必须清空所有人，包括从小看着崇应彪长大、照顾他衣食住行的姨娘。

见的人太多了，单纯的奸诈的、赤忱的功利的、活的死的，崇应彪不想在他仅存的栖息之地，还需要花精力甄别出现在他面前的人，皮下的心是什么颜色。

所以当看到家里厨房有人在忙碌时，崇应彪手中的刀就要抛出去，那人侧身，漏出半张脸，眼角泪痣在长睫毛中若隐若现，崇应彪默不作声将刀收回。

崇应彪无声无息靠着推拉门，看着殷郊在里面转来转去，一本打开着的菜谱斜斜靠在橱柜上，书脊被刻意用力压过才没有自动翻页。一缕碎发落到眼前，殷郊自然将它别到耳后，视线落到书上，再次确定要求搅拌的次数，嘴中念念有词，手上不停。

“在干嘛？”

殷郊对崇应彪声音的出现没有感到意外，他搅着锅里的奶酪酱，还在边默数着，边观察变化：“我试一下做蛋糕。”

崇应彪看着殷郊背影无趣，便踱步回到客厅，松开领带，将自己摔入沙发，他摘了眼镜头靠沙发背上，听着厨房里的动静闭目养神。

等到烤箱“叮”一声响起，崇应彪指尖动了动，他睁眼转头，磨砂玻璃人影绰绰，殷郊正取出蛋糕胚，香气从厨房到饭厅再到客厅，很快铺满了整层。

怪不得说想开个面包坊，麦香确实能让人的神经不那么紧绷。殷郊敢和他提开店的时候，崇应彪觉得殷郊疯了，但更疯的是，自己居然同意了。就当是这几年的奖励吧，反正是在他的地盘，崇应彪这样解释。

又折腾好一会儿，殷郊的杰作终于完成，他将蛋糕端上餐桌，满怀期待地切开，但也是在切开以后，殷郊陷入了沉默。崇应彪看不清站在桌前垂头的殷郊在想什么，他起身过去走到殷郊对面。

熬好的奶酪酱汁入蛋糕胚，被蛋糕胚本身的热度再度加热，又回到流动状态，流动过头了，流心蛋糕变流水蛋糕，现在快要溢出盘子。

见崇应彪也来验货，殷郊难得面露尴尬，他窘迫地摸摸鼻子，指腹残留的面粉抹了上去也浑然不觉。

“你这样，真的能开店？”崇应彪锐评。

殷郊听了，伸手就要把蛋糕端回去，崇应彪却按住他的手，直接上手掰开蛋糕一角，他想了想，蘸酱一样点了点那滩奶酪水，蛋糕松松软软入口即化，奶酪味不腻，口感意外的好。

“还行，吃不死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殷郊眼眸亮了，嘴角轻轻扬起一些，崇应彪知道殷郊在开心，今天他的心情也不赖，将手上的蛋糕送入口中。

“你开店的标准就是不把客人送进医院？虽然没写着我的名字，你也别坏了老崇家名声。”

殷郊认真考虑下崇应彪的话，当然崇家名声不是重点，是确实不能把客人吃坏。

“那我做面包试试。”

殷郊说干就干，他转身回厨房，开始翻食谱，崇应彪又掰了几块蛋糕，他注意到殷郊小腿肚多一处红印，这不是崇应彪留的。

“你腿怎么了。”

殷郊抽空朝后腿瞧了瞧，才想起灼热痛感的发源地：“烫的，第一次烤的时候没拿稳盘子。”

“擦药了吗？”

“等等吧。”

仿佛烫的不是殷郊的腿，而是崇应彪的眼，他想象到了那片红开始沉色后起泡的丑陋模样，便把殷郊从量度杯前拉走。不由分说地将殷郊抱上餐桌，转而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出一支烫伤膏，他拉张椅子坐在殷郊跟前，药膏挤出到烫伤的地方，用指腹匀开，药膏味道漫出。

殷郊低头看着崇应彪的发旋并未言语，这药膏涂上去暂时没有效果，静坐着反而放大了痛感。殷郊一直需要转移注意力，不能让有形状或者无形状的伤口带来的疼痛将他摧残。

红了的皮肤镀上一层油光，崇应彪想放开殷郊的脚踝，手上有凸起的嶙峋感，不止是殷郊的骨头，还有横在肌肤上的刀疤，像一道刻在脚踝永生不得挣脱的链锁。

崇应彪托起殷郊脚底静静看着，头慢慢靠近，唇落到了疤痕上，这个怜惜意味的吻顺着胫骨寸寸上移，但到了膝弯便停下，他抬头对上了殷郊静默的眼，殷郊温顺地等待崇应彪接下来的动作，他的腿已经被抬至一半。

崇应彪放开了殷郊的脚，他双手掐着殷郊的腰只为了把人拉近，他环过殷郊的腰，将头埋入殷郊的腹中。崇应彪侧着头，左耳贴着那片软肉，像一位准父亲在他的妻子腹中静听胎动，又像一个孩童依偎着孕育出他的宫房，扭曲关系下的生命连结总是异常圣洁。

不知道多久，殷郊的手慢慢放在崇应彪头顶，五指从他的发根梳开，再然后，殷郊掌心有节奏地轻轻拍着崇应彪后脑勺，他轻声问道：

“崇应彪，你把我当什么？”

夺我自由，折我傲骨，困我九死一生的险境，赐我不值一提的柔情，予我微不可见的依恋，逢场作戏吗，观众到底是我还是你？

“你是殷郊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你是我的。”

“这里，有什么不是你的呢。”

崇应彪没有回答，环着殷郊的手臂收紧了些。顺着殷郊的问题，崇应彪脑中列举了很多，关于他现在紧攥手中但随时会失去的拥有，关于他从前近在眼前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“殷郊，”崇应彪声音沉闷，“你要的我会慢慢给你，现在是一家面包坊，之后是一个堂口，再之后，你会是殷家家主。”

“只要你不离开我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离开过。”殷郊回答。

崇应彪解开殷郊的袍带，只需轻微拉扯，丝质睡袍沿殷郊肩膀滑落，崇应彪的吻继续从肚脐开始，到如尖，到喉结，到燕色的唇。崇应彪慢慢将殷郊放倒在桌上，殷郊身后的蛋糕被压垮，奶酪不可避免地沾上了他的背，不久后他全身都会是这个味道。殷郊才是崇应彪的蛋糕。

现在桌面已经没有他们丝浑的痕迹，崇应彪指尖划过木纹，但它们没有义务留存殷郊的体温，同样的，他没有权利留着殷郊，他只是敢强求并付出行动。

崇应彪没有立刻派人去找殷郊，他只当殷郊又开了一场躲藏游戏，只是游戏场所范围扩大。崇应彪在空旷的房子里笑，从单纯的咧嘴到放声大笑，喉咙滚出的音节如来自地狱的鬼泣。

#

ISLAND还只有小妹一人，风铃声起，以为是殷郊的她抬头，看清来人后笑容骤然僵在嘴边，她立刻站起恭敬低头：

“彪哥。”

只有苏全孝给了她“到一边去”的眼神，崇应彪手上握着一截铁棍，在外厅闲庭信步，他来到那天和姬发对峙的位置，瓶子里的还是那支郁金香，倔强着还没有因将要枯萎而垂头，崇应彪拿出来，单手将它折断。

毫无征兆地，崇应彪拿起花瓶便往地上狠狠摔去，清脆破裂声打碎寂静清晨。

铁棍抡了几圈，无差别打落周边的装饰，崇应彪面无表情一路挥棍，能打碎的打碎，打不碎便踹翻，掀桌扔椅。小妹躲在角落，捂着耳惊恐地随每次的打砸声发着抖，崇应彪来到吧台，凉凉地看着她，手上的棍已将柜中所有玻璃器皿扫落在地。

崇应彪最后将铁棍抛向大门，玻璃门被击中炸开雪花一样的渣滓，顷刻将风铃掩埋，暴雪过境，ISLAND已如同废墟。

“他最后和谁在一起走的。”

小妹寒毛竖起，抖得更加厉害。崇应彪曾经吩咐过她，如果殷郊和谁有接触，必须要报告他：“没，没有，庚哥和以前一样自己走的。他借过我的手机，但，但是他只说要买麦芽——”

苏全孝已经先一步抢过小妹手机，他翻开通话记录给崇应彪看，是个固话，区号显示所在地是朝歌。

“查。”崇应彪撂下一字便转身出门，皮靴踩过满地残渣，他半靠在车前盖抽烟，仰头看着店门口顶上的用花体书写的英文，崇应彪吐出一口白雾，默读着。

ISLAND。

殷郊用以安生的岛屿，诞生于崇应彪的笼中。逃不掉的，殷郊逃不掉的。

店查到了，他们驱车前往，这个店在朝歌东南角的位置，再过两条街，就是城东城南交汇处。那真的是一家杂粮铺，只不过并没有营业，崇应彪看着卷帘门上贴着“旺铺招租”的红纸，面上阴晴不定。

苏全孝问了旁边的店铺，老板说这家店大概四五个月前被人租走，也就挂了个牌匾，里面除了张桌子基本空空如也，倒是有伙计在候着。邻铺一直以为是老板在等师傅来装修，就在昨天，这里贴上的招租广告。

“要叫人找吗？”苏全孝问。



“找，还找什么？”崇应彪捏了捏鼻梁，撕掉那张红纸，揉成团便往苏全孝脸上扔去，后者没有躲，“三年了他都没跑，偏偏这个时候他有能躲的地方，除了姬发还有谁，你吗？”

苏全孝噤声，他退开一步，以防再被狂怒的崇应彪误伤。

“车钥匙拿来。”

苏全孝知道崇应彪要去哪里：“彪哥我叫点人吧。”

“我的人我自己会带回来。”

苏全孝听引擎轰鸣，看车卷起烟尘消失在远处的街口，他压了压脖颈，放空自己沿着陌生的街道走着，已过正午，他抬头看天，阳光始终透不过云层，不出意外，今晚又是一个雨夜。

蝴蝶轻轻扇动羽翼，一场风暴将至。

#

昨天姬发接到来自殷郊电话的狂喜，只持续到他赶到约定的地点。他们还仅仅是远远地对视，疲惫不堪只能坚持到看见姬发的殷郊，下一秒直接倒在了路边，姬发仓皇去接，只来得及接住一滴从眼角滑入鬓中的晶莹。

殷郊昏睡到了半夜，寸步不离的姬发坐在床边的地毯上假寐，当殷郊唤着姬发的名字时，姬发还以为自己已然入梦，朦朦胧胧被一只手握住，凉意惊醒了他，睁眼便落入星眸，繁星已不及从前夺目，姬发呆愣着回握，呼吸轻轻，生怕吐息会将面前人吹散。殷郊又再次睡去，他只是确定他是否真的得以安睡。

磨了多日仍不见有丝毫动摇的殷郊突然改变主意，这其中必然又发生了刺激他的事情，源头还是崇应彪。一无所知的姬发心一沉再沉，他拨开覆盖着殷郊半张脸的发，睡颜宁静，指腹摩挲殷郊脸颊，他心中发问：我该怎么办。

而在殷郊来到姬家的二十四小时后，姬发终于获悉了殷郊这三年所经历的日子，通过别人口中的复述。

“姬发，你在听吗？”

姬家大宅二楼走廊，姬发正在通话，他的力度大到快要将手机捏碎。

姬发知道殷郊不会好过，折翼的玄鸟命运自然是被榨尽价值，他以为他看到的就是崇应彪做的全部，姬发也没想到，崇应彪会将殷郊当成一件商品推出去。

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如过眼云烟，崇应彪让殷郊活着，可是也将他们共同拥有的殷郊杀死，敲碎每一段骨头，再重新拼合任他摆布。姬发也明白了殷郊总是沉默着躲藏他的原因，重逢后所有的笑容殷郊都只是在努力模仿以前的自己，他只想要姬发记住天光乍现，而不是日暮黄昏。

殷郊的目的是要姬发远离，留他在姬发看不到的地方独自沉浮。

如今殷郊选择过来，意味着他放弃了最后存放在姬发身上的自尊，他早晚要向姬发袒露全身上下血肉模糊的伤口。因为崇应彪，他又再次做了放弃的决定。

姬发他死死盯着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房门，殷郊还在熟睡。姬发用力吞咽唾沫，湿润干燥的喉咙，否则他的声带无法正常运作：

“消息来源是那个放哨的？”

“嗯，套话不难，他觉得冤。说当年殷郊是正常走出去的，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躺着回崇家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就成了灌药的人。”

姬发为殷郊痛着，殷郊的想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，绞着他全身的神经，他暂时没有办法去分析这些信息，他只问：“我们还救得了殷郊吗？”

沉默的变成了电话的另一端。

“狗娘养的崇应彪，操。”

难得听到那人骂粗口，姬发在心痛之余，抽出些精力憎恨伤害殷郊的始作俑者，还想说什么，就听见宅子外围的嘈杂声，他往窗外看去，有人在大门那闹事。既然他这个位置能够听见，那证明动静不小，姬发不想有人打扰到殷郊休息。

“殷郊在我这里，先挂了。”

姬发下楼，正遇上要来向他汇报情况的家仆，他问是哪家的。

“城北之主崇应彪。他说是来找您要人的。”

北崇家主单枪匹马来，一来就要硬闯大宅，姬家子弟面面相觑，如今北崇中殷实力已经四六开，他们不能得罪，但也不能就这么让外人闯进来，便将铁门锁起，奈何崇应彪像匹脱缰野马，一路叫骂，骂一句往铁门踹一脚，没有姬发的指令他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只能在铁栏后防着崇应彪。

家仆看着家主的脸等他下令，姬发在听到那个名字时，下颚骨骤然紧绷，目视门口，眸中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暴戾恶煞，滔天恨意要洞穿前方所有。

“让他进来。”

姬发抬腕解开袖口纽扣，将袖襟掖至肘弯，臂上肌肉肌理分明，他余光扫到了放在墙角的高尔夫球杆。

来得正好。

#

姬家外门大开，崇应彪如入无人之境，他阔步在宅前空地游走，看到二楼的卧室暖灯亮着，便冲着那个方向叫喊。

“姬发，你他妈的给老子滚出来！”

“你把殷郊藏哪儿了？！”

“是这里吧？”

“拦你妈，让你家主子出来，”有人见不得崇应彪放肆，上去要挡，被崇应彪反手一巴掌甩开，“有胆抢人没胆出来，什么叫大窝囊废养一群小窝囊废啊？就是你们姬家！”

引起众愤，有更多的子弟要上前将崇应彪围住，但很快又同时停下动作，他们看向同一个方向，崇应彪也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。

姬发从大门阴影后出现，拖着高尔夫球杆拾级而下，杆头落在台阶叮叮当当，姬发抬手挥退了所有人，金属刮蹭水泥地面声音更加刺耳，姬发在崇应彪五米开外停下。二人相顾无言，唯有姬发眼底腾起的杀意，直直落在崇应彪身上。

崇应彪看懂姬发眼神的意思，不再叫唤，他单手插兜斜斜站着，扬起下巴咧嘴笑开，舌尖顶着上牙尖，随着头轻点摇晃的动作，呵出气来，话语玩味：

“都知道了？”

一句话引起燎原大火。

姬发五指嵌于球杆靠近上端四分之一位置，举起来两个跨步便朝崇应彪脑门挥去，崇应彪立即侧身避过，姬发震臂，顺势落下的杆中朝崇应彪腰腹扫去，也被擒杆泄力化解，姬发果断向右发力起肘收杆，摆脱被缴械的险境，杆头边沿锋利划伤崇应彪手掌。

崇应彪满不在乎，被怒火烧红了眼的姬发让崇应彪无比满足，他自认游刃有余，舔舐掌中新血，避开姬发下一轮的正反侧劈，嘴上不断挑衅。

“人都在了，你要不要试试。”

“早说啊，我很大方的。”

“记得还就是了。”

姬发牙关咬紧，他用杀意抵挡粗言秽语入耳，他必须保持清明，在上劈下撩间找准时机给崇应彪一记重击。姬发起手虚晃，骗得崇应彪重心偏移与抬起的半掌，迅速执杆下劈，崇应彪急急撤脚躲避，但重心所在的另一条腿，已彻底暴露在姬发杆下，姬发转腕横扫，狠狠击中崇应彪膝盖。

崇应彪膝下一软，险些跪倒，姬发乘胜追击，抬手又是一杆落在崇应彪背上。

崇应彪的暗火终于被挑明，他不再言语，反手抽刀，头左右快速摆动躲避姬发欲找空挡爆他头的球杆，矮身从下路突进，前刺划切，杆落带起的风从崇应彪耳边擦过，他心无旁骛，一刀划开姬发小腿胫后肌，再深一厘将切断脚筋，崇应彪借机起身，抡臂突刺劈砍，握刀的他气势如虹。

招招致命，他们誓要将对方置于死地。

崇应彪刀快，姬发更快。体量比对手小的优势是敏捷灵活，他能躲开大部分崇应彪的攻击，近战不是姬发特长，长武器也必须拉开距离才能发挥作用，崇应彪刀刀逼进，姬发步步后撤，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经离那间卧室越来越近。

姬发唯一的分神是担心会惊扰到殷郊，未及细想眼角寒光一闪，崇应彪的刀顷刻出现在他眼前，姬发匆忙架杆格挡，崇应彪毫不犹疑顺杆下切，姬发松开一端，急速的刀削去他肩膀一块肉，姬发忍着剧痛抬膝用力踹开崇应彪，如果他松手慢了两毫秒，被削去的将会是他的半只手掌。

一刀划过姬发颈侧，一杆打中崇应彪肋骨，下一刀斜劈而来，姬发选择抬肘架臂，泄了大部分冲击也还是硬生生挨下，他迅速用这只手搂手夹臂短暂地锁住崇应彪持刀的手，同时转腕以杆柄底部重击崇应彪手腕。

这一击用了姬发全部的力气，崇应彪虎口不受制地震荡，刀应声而落，被姬发一脚踢开。崇应彪骇然，他空了的手用力一压姬发肩膀伤口，逆反向划臂挣脱挟制，退出姬发的攻击范围。

二人又站在了五米开外，气喘如牛。姬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，让他整个人如同泡在血水里；崇应彪弯腰单手撑膝，呕出几口血，棍击伤面上是淤青，实则骨头已经断了几根。

从前殷寿训练他们的时候，战斗往往以缴了一方的武器为结束。

崇应彪输了，他看了眼血肉模糊的掌心，勉力站起，任何一个动作都有被断骨刺伤内脏的风险，他不管不顾，还像一匹孤狼傲立在月下。

输了，但不是败了，崇应彪是来找殷郊的。

姬发把手上已经变形的球杆甩开，他又是主动上前，拳风如新开刃的刀，目标只有崇应彪。

拳头落到肉身上，恨意才能准确释放。

远方雷声隆隆，他们再次撕打在一起。

各自负伤，且已经没有第一场的体力与精力，他们赤手空拳的对打毫无章法，手脚并用，入流的不入流的招数通通往对方身上招呼，崇应彪撕姬发伤口，姬发蹬崇应彪断骨。皮肉伤和内里伤的区别在这场打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，姬发最后一拳挥去，崇应彪无力瘫软下来。

姬发摇晃着站起，流血过多的他脚步有些踉跄，他转身要走向屋门，一只血手抓住了他的裤脚。

“你把，你把殷郊还给我。”

“把他还，还给我，好……好不好？”

崇应彪每一句话都沾着浓稠的血水，滴落在坚硬地板，也滴在了姬发心头，掀起惊涛骇浪。

姬发从来没听说过崇应彪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话，更何况是对着他。深爱着人的姬发瞬间就明白，这已不是单纯的占有，是最不可能的因，结成了如今的果。

它击穿了姬发隐忍的面具，姬发腾升起了无法控制的愤怒，火山爆发带来的岩浆，淹没他

的五感。姬发暴戾地一脚踏在崇应彪手背上，用鞋跟旋着尖儿反复碾踩，终于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才泄了力气。崇应彪已经发不出声音，他蜷起身体都费劲，只余濒死的颤栗。

姬发慢慢走到崇应彪面前，抬腿蓄力，往崇应彪腹部狠狠就是一脚。

“还？还什么？他从来都不是你的。”

这是姬发今天和崇应彪说的第一句话，他起脚，又落在崇应彪同样的地方。

“他是殷郊，他只是殷郊。”

一脚。

“禽兽，你只会折磨他来满足你自己。”

一脚。

“在送他出去的时候你就该死，死一千遍，一万遍。”

一脚。

“是你把他逼成这样的。”

一脚。

“你不配爱他！”

最后一句似苍鹰绝望的悲鸣，姬发痛着殷郊所痛，他知道他也接近崩溃，理智彻底归零，杀意已然，他四处张望，终于找到先前扔开的武器，哪怕眼前世界开始旋转，他还是跌跌撞撞过去拾起，再回到已经没有任何动弹的崇应彪身边，他高高举起球杆。

“姬发。”

沙哑的声音自上方传来，如无形的手轻柔地扼住姬发将要落下的腕。姬发浑身一震，他表情扭曲着，如同来自地狱高举血幽刀的修罗，这样的姿态，他不敢抬头。

雷鸣起，雨将落，殷郊站在阳台，像一把泛着寒光的清冷的剑，天地黯淡，划破长空의闪电点亮天幕一瞬，然而没有光能照入他的眸中。

“进来吧，快下雨了别着凉。”

说罢已转身回房，衣袍尾只带走了潮气。

崇应彪伏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如同死尸，而殷郊从未看他一眼，好像那真的只是一具死物。

#

崇家家主在城西被打得半死，原因不明。

这可是大事，但道上没有一点关于这件事的细枝末端，这得益于姬家弟子守口如瓶，崇家那边不用说，没有人敢去问当事人。

崇家对外称家主说是在养伤修息，但手脚不干净得很，各堂主借着这个名义，屡次到城西盘口闹事，东放一把火，西砸几间铺，某处工地的大型器械一个月内被砸得返厂维修五次。更别说被明里暗里吞了的地盘，这些年城北的目标一直是朝歌，而现在这股风在一夜之间拐了方向。

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六年的韬光养晦还不至于让城西一碰就倒。那日崇应彪已经明确拒绝联手，而殷郊的事情、那一场架，宣告西北关系彻底破裂，姬发想借着打回朝歌找出殷家惨案真凶的计划，虽然不是立马要实现，但目前看，似乎更遥遥无期。

三个月后，姬发召姜子牙到姬家商量此事。



姜子牙刚入姬家宅门，就听到一曲《平沙落雁》，琴音正是从书房传出，待他踏入书房，便见一剑眉星目的男子端坐案前抚琴，姜子牙诧异。拥有过目不忘本领的姜子牙当然知道这是殷郊，当年他自荐效力殷寿但因理念不合被拒，这个在殷寿身旁的孩子曾想为他说话，只是被他父亲一个眼神呵退。

姬发曾告知过姜子牙他收留着殷郊，至于殷郊三年无声息，姬发只用“被北崇藏起”一句带过。姜子牙是讶异于殷郊还待在等等要议事的地方。

察觉到来人，殷郊抬眼颌首，姜子牙拱手回礼。而姬发端着亲手泡好的茶入房，他先是将茶分好，再贴到殷郊耳边轻声询问着什么，殷郊轻轻摇头，姬发才落了座。姜子牙一直看着姬发，但向来机敏的姬发并没有与他对视，只说：“尚父请坐。”

从六年前开始，孟津堂口便是由姜子牙守着，姬发上位后被直接召到姬家，还是二把手的位置，堂口暂由他徒弟杨戩代管。姬昌在世时就嘱托过姜子牙，无论如何都要辅助新主，姬发尊称他一声父，便足可见姜子牙份量。今天的商讨不仅限于“讨”，而是讨论后的结果，将被立即执行。

伴着沉静韵律，姬发与姜子牙又重新分析当前局势。不觉时，茶仅剩半壶，他们谈到了目前的难题，双方皆沉默。

姬发不经意间瞥向殷郊，见殷郊只专心拨弦，他问姜子牙：“现城西不可能联合，可有方法？”

“夺下滨关堂口。”姜子牙答。

滨关堂口属北崇，衔接城西城北，于北崇而言不能说是心脏，但因为是城北货物存放量最大的仓库，那也算得上是肝脏的存在。

夺了滨关，一来可削城北，被砍了左臂的崇应彪南吞的计划也会被迫放缓，让他重新考虑联合的事情；二来可南顾朝歌，城西加上滨关，也就对朝歌西北形成半包围之势，不再惧朝歌虎视城西。利箭上弦，潜伏多年的城西，将会重新拉起西北区三家相互制约的局面。

“城北强盛，不一定有重挫的效果，但也起能威胁震慑的作用。只是滨关重要，崇家必定严防死守，不易攻破。”

争地盘没有不流血的，但作为家主，姬发不能横冲直撞，他要控制损伤，能少则少。

琴声停了，二人同时转头，殷郊手虚搭在五弦上，他抬眸看向姬发，目光宁静似水，开口语气平淡：

“我知道滨关几里设防，核心地库在哪，暗门在哪。但你需答应我，占领滨关后，不可追击崇家子弟。”

姜子牙心弦一动，他立即提出：“崇应彪岂会想不到，你……你既已在此，恐怕他早就换了布防。”

“也许，他从未想过我会说出去。”

“赌吗？”

由始至终，殷郊只看着姬发，手已经藏到案底下，这样便不会有人发现他的手正微微颤抖。

姜子牙眉头锁起，他还要说话，姬发已经点头，姜子牙转而闷声喝茶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內，姬发携其他堂主一同结合殷郊提供的信息，制定更详细的突袭计划，秘密召集城西主力人马。行动开始，滨关防备和殷郊所说完全一致，防守形同虚设，崇家被有谋划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，姬家大获全胜，成功夺下滨关堂口。

至此，殷家惨案已过去三年半。

#

姬发没有在庆功宴待太久，因为殷郊还在家里，姬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殷郊结果，却没有等到回复，他更归心似箭。姬发回到家，便被殷郊扑了个满怀，姬发闻到殷郊发间浓烈的酒气，正要扶起殷郊，只见殷郊脸颊红润，泪痣浸在桃色水光中，好不燕情。

殷郊圈着姬发脖颈挂在他身上，湿漉漉地看着姬发，愈靠愈近，殷郊将唇稍稍送出，又摇晃着后仰，二人呼吸已经乱了，鼻息交错，双唇要碰不碰，姬发垂眸，手搭在殷郊腰间，

他要忍着不直接上前衔住眼前温软，只好将殷郊拥紧，抚拍着背，姬发侧头亲了亲殷郊耳廓。

“你醉了，该好好休息。”

二人肝胆相照，心思从来不用明说，情愫或许从他们结识的夏令营开始便在发酵，如一缸年份久远的纯酿，只是尚未开封，迟迟没有走到那一步。自从知道殷郊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姬发只想着如何救回殷郊好不容易粘起来的心脏，没有空余时间肖响。

其实不是不想，但姬发不会做任何违背殷郊意愿的事，殷郊不提，那他也不会提。

好不容易用拥抱的姿势同手同脚挪回房中，殷郊不肯撒手，姬发只能同他一起倒在床上，还在想怎么哄殷郊睡得好些，殷郊忽得清明，一个起身便坐在姬发腰上。

殷郊手撑着姬发胸膛，俯身下去，长发笼罩着姬发，姬发看着殷郊的唇落下，他引颈回应殷郊，这个吻缠绵悱恻，深情至极，殷郊先松开了姬发，他引着姬发的手托起他侧脸，殷郊蹭着掌心，悄悄眷恋上面的温度，他再俯身，用牙齿解开姬发衬衣的扣子，最后他完全趴在了姬发身上，抬眸说道：

“给我。”

春风轻柔，新出柳条划过湖面，惊起阵阵涟漪；冰雪消融，水落青石砖上，淅淅沥沥噼啪作响；幼鸟睁眼，于巢穴中辗转反侧，嚤嚤啼鸣叫人怜惜。

姬发还是把殷郊当成易碎品一样，每个吻都怕留下痕迹，每次撞击都在斟酌。殷郊的手被十指紧扣丫在枕边，他泪眼朦胧，眼前只看到姬发的肩膀，肩上的粉白鲜肉穿刺了他的回忆，那把刀的主人，也将他伤得遍体鳞伤。殷郊挣开了姬发的手，转而环抱姬发的背，他们的贴合严丝合缝，也好让他可以舔舐这道已经愈合的伤口。

殷郊被接受他所有的暖洋承托着，可他不明白，他明明已经被填满，姬发为他注入的温柔越多，心却越空，会被吞噬的空，很快就会吞噬掉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证明。他捧着姬发汗涔涔的脸，吻了又吻。

“姬发，让我痛好吗？”

姬发怔住，拥抱着灼热，却如堕冰窟。心脏深处又开始酸痛，甚至不想再进行下去，可是望着他的眼有如此殷切的盼望，和琴玉无关，是一种对惩罚的渴求，如果他不答应，殷郊会当场自戮给他看。

殷郊，你何错之有？

姬发一咬牙，拉过领带蒙住殷郊的眼。

绵绵细雨临时被一场凶猛的人造雨代替，雨珠成串化为粗藤，鞭笞殷郊的肉身，抽打姬发的灵魂。

事后余韵仍存，有短暂的无言，沾着殷郊泪水的领带早在方才的激烈中被甩下床，姬发怜惜意味的吻重新落在殷郊的蝴蝶骨上，斑斑深红是他让殷郊痛的罪证。殷郊转过身，他轻轻啃咬姬发下巴，作为对姬发的责罚，他眼角飞红，安静望入姬发一片深情款款，如孤舟驶入港湾。

有个问题，姬发知道他不该问，但他太了解殷郊，殷郊承受不了更多，殷郊信他爱他，那需要给殷郊一个宣泄口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悉数由姬发承受，他不愿他爱的人独自将爱恨嗔痴怨死死藏在本就要碎裂的容器中。

被乌云遮蔽也好，已经彻底西沉也罢，姬发的太阳始终是他的太阳，他无条件拥抱着殷郊，哪怕被灼烧得体无完肤。

姬发双掌包住殷郊的五指，柔声将问题说出：

“郊儿，你是不是爱着崇应彪？”

飓风携来海啸，地震引发山崩，没有任何过渡，世界重回混沌，这些顷刻发生在姬发眼前，他被冲击得难以呼吸，但目光依旧坚定温柔。姬发要为殷郊在风雨飘摇中立起一支永不倒下的船帆。

“不要问了。”

“姬发，我好痛。”

殷郊哽咽着，他拼命摇着头，眼底断线的珍珠四处洒落，姬发已经知道了答案，他把殷郊裹入怀中。

抽泣慢慢变成嚎啕大哭，殷郊要将这些年的眼泪流尽。

“我情愿你没有回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姬发瞬间慌了，他低头去吻殷郊已经哭肿的眼，眸里只有无法计量的哀恸。

“如果你没有回来，我就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你也救不了我。”

“我能，我能救，我不会让崇应彪再对你做什么。”

“晚了姬发，晚了……”

姬发又想捂住殷郊的眼，但是泪水如绵绵不绝的溪流，他擦不完，也堵不住，他只能喃喃地说着“对不起”，一遍又一遍，而哭得悲痛欲绝的殷郊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那日书房议事后，姬发送姜子牙出了姬家大门，离别前，一直欲言又止的姜子牙还是拽了把姬发，他眼里满是愤慨：

“你是故意让殷郊在那里的，故意让他听见你的计划。”

“我要破局。”姬发看了眼书房的方向，没有否认。

“你把他当棋子。姬发！姬发！你怎么能！”

被厉声指控的姬发眼中有荧光闪烁，姜子牙怒视着他，姬发浅浅叹了口气，运筹帷幄的面具后是一脸倦容，他无措地看着这位如父亲一样在他身侧、给他支持与提醒的长者。

“您当殷郊，完全不知情吗？”

在殷郊的引导下，姬发正做着崇应彪做过的事，他不是没有察觉，他是无力阻拦。

#

那栋崇应彪将殷郊藏起两年半无人知晓的山边别墅，毁于一场大火，现在那里只剩下瘦骨嶙峋的焦黑房梁。

事故发生那天，崇应彪是来接殷郊出去看伤的，他上次险些被掳，把歹人打伤后，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火舌卷着热浪，以主卧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扑去，崇应彪站着门前空地，眼里倒影着熊熊烈火，他拦下两个奔跑着救火的伙计。

“武庚呢。”

“火是，是从他房间里出来的……”

崇应彪没有耐心，他抓起面前人的衣领就将人直接拎起，眸中的火势更盛气。

“我问你他人呢！”

被拎起的人只有脚尖还在点地，脖颈被勒加上被崇应彪气势压制，说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。另一人也吓得直哆嗦，看到崇应彪准备从后腰摸出刀的手，直接跪倒在地：“在里面！等我们发现起火的时候已经，已经来不及了……根本就，就进不去。”

“你他妈的一群废物！”

崇应彪把人扔到一旁，朝屋门走去，过快的心跳促使他大口呼吸着，门前浓烟滚滚他生生吸了一口，整个呼吸道像被刀片划过，崇应彪被逼得后退，他只能听着火场中不断的倒塌声，眼角咳出泪来。

“殷郊！！！”

从前的殷郊是朝阳，后来崇应彪将他藏入囊中据为己有不见天日，现在殷郊彻底消散在这足以遮天蔽日的浓雾中，崇应彪找不到了，他的手连灰烬也抓不住。

崇应彪如同困兽在原地打转，干涩的眼酸胀无比，欲再开口发觉只剩喑哑，大脑开始放映关于殷郊的影像，镜头逐渐焦距到崇应彪钟爱的眼，默片无声，只有殷郊的眼在说话：欢欣、彷徨、惊喜、悲伤、愤怒、不甘，崇应彪像往常一样在缄默中解读，到了最后一帧，顾盼生辉的眼眸紧闭着，无论如何也唤不醒，崇应彪终于惶恐了起来。

死亡可以让殷郊逃离崇应彪为他量身定做的牢笼，崇应彪晒笑着，脸上比哭还难看，他止不住地哀恸，他下意识做着不可能实现的计划，要去把殷郊抓回来，重新绑在身边。

用什么可以和神明交换。

“崇应彪。”

神明回应了，声如玉碎。崇应彪慢慢回头，时间定格，殷郊站在足以照亮天幕的火光前，如浴火凤凰。

殷郊看着大步向他走来的崇应彪，没有躲藏。他想，找不到自己的崇应彪应该是震怒的，便坦然等待扬起的巴掌落在他脸上。

但殷郊迎来的是一个拥抱，用力地要将他嵌入崇应彪骨血中。

殷郊以为崇应彪从来都学不会拥抱，胸膛贴着胸膛，原来也是暖的。如水的眸起了涟漪，殷郊落在身侧的手缓缓抬起，离崇应彪紧绷着的背还余三公分时，崇应彪松开了他。

“刚去哪儿了。”

“后山凉亭，我出来听听风，但是我睡着了。”

“听不见我找你吗？”

“听见了，可是这里只有武庚，没有殷郊。”

崇应彪静静看着他，不再言语，拉起殷郊的手向外走去。

殷郊当晚入住崇家大宅。也是这天晚上，殷郊尤其主动。

崇应彪很喜欢殷郊的脖子，凶兽捕猎时也喜欢首先衔住猎物命脉，最重要的是，剧烈跳动的脉搏是殷郊还活着的证明。修长五指攀上天鹅一样颀长的脖颈，崇应彪收力，本就不连贯的喘溪更加断断续续，崇应彪也被裹得更紧，他问殷郊。

“你要不要说你的真实目的？杀了苏妲己抢回你的殷家？”

“现在我什么都答应你。”

殷郊艰难地摇头，他目光凛然，眸中前所未有的明亮，他直视着崇应彪。

“我要手上真正沾了我殷家族人鲜血的人的命。”

“死我也不会放过他。”

这把火是殷郊放的，不管崇应彪是否猜到，他都不会主动说明，正如殷郊永远都不会告诉崇应彪，当年那把药是他主动吞的一样。

爱吗，恨吗，重要吗？殷郊身心俱疲，他不愿辨认。步步为营，当将爱恨融进一枚棋子中，殷郊是棋子，也是执棋者。

山间别墅没有被修复的机会，而纵火者仍在纵火，将尊严打碎制成薪柴，燃烧，恣意地燃烧着，烧出他所指的方向，赤脚走过刀尖铺就的路。



## Chapter 4

### Chapter Summary

#此章发郊彪郊五五开，真相章。

#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#

姬发没有限制殷郊的进出，也给了殷郊手机，但他只有一个要求，手机的定位要时刻打开着。但实际上，殷郊能去的地方也不多，不忙时的姬发同他粘在一起，这几个月，殷郊已经看过岐山的日、滚滚东流不复归的河、风吹麦浪的景。所以他的活动范围也就姬家大宅。

姬发正拥着殷郊，他们在电视上看某位不知名民谣歌手的演唱会，其实看什么都无所谓，殷郊想要安静，姬发便陪他安静。

又到了公益广告时间，这次是动物记录片节选，画面中，一群凶恶的灰狼不断地亮出利爪，恐吓着走丢的幼鹿，它已被团团围住，无法逃出生天。

姬发皱眉，他拿起遥控器就要转台，但殷郊轻轻按下了他手腕。

狼群的包围圈在缩小，幼鹿四蹄张皇交错，琉璃球般的眼中是一片灰蒙蒙的倒影，它越过狼背朝鹿群消失的方向望去那一瞬，头狼跃起，利齿准确无误地没入幼鹿脆弱的脖颈，殷郊微微抖了抖。

姬发以为是勾起殷郊不好的回忆，安抚般轻吻他额角，吻过他的眉，在吻向他的眸时停下：殷郊不是在害怕、惊恐，他只是在哀伤，姬发不语，只收紧臂弯。

是为即将死去的幼鹿感到悲伤，还是为无悲悯心的头狼感到可怜。想起你还是他。

动物世界不是电影，不会有“END”的字样，也不会有演员名字在大屏幕滚动播放，时间卷轴无穷无尽永远无法倒带，残酷的事情会发生，致命伤口的伤疤会留下。狼群将死鹿蚕食

殆尽，它们饱足糜食转身离开，轮到秃鹫登场，它们收起翅膀立于尸骨之上，将连着骨的肉碎啄去，血珠被带起，染红一寸枯草。姬发关了电视。

殷郊已经恢复平静，眼中如深潭安宁，姬发知道殷郊又开始发呆，他将吻落在殷郊发间，便起身去厨房，留空间给殷郊冥想。

滨关堂口一破，殷郊发呆的次数变多，他时常抱着腿坐在卧室飘窗上望着远山，看着成群结对的鸟儿翻山越岭，从天际而来，又消失在天际尽头，它们的尽头是家。殷郊想，他的尽头会是什么。

岁月须臾而过，前二十四年的他顺风顺水，有家，有挚友，有光明未来，有无尽的爱，而命运只不过轻轻收拳，就收走他的所有，把他的人生捏得稀巴烂，砍头留尾，又臭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尾。

风华正茂时被衔住咽喉，泪和血一同放干，肉体被撕扯，仅余下一副硕大骨架，殷郊麻木着短暂地将自己置身事外，冰冷地看着，被围剿的不是他，被生吞的也不是他，久而久之，他甚至觉得连被爱的也不会是他。那个受困谜团走不出去的才是他，梦魇缠身醒不过来的才是他。

崇应彪救了他，姬发也救了他，可殷郊要的从来都不是救赎，体内奔涌的殷家血脉明确告知他生存的意义。

当尘埃落定，残局也该理由殷郊收拾。

见过冷静自持者失控，不可一世者求情，皆因他。真心只有一颗，利用完了，又怎么坦坦然直视他们，殷郊不忍。

殷郊思来想去，头脑开始发昏之际，他终于做出了决定：去寻一片海，一片真正的海，再为自己戴上用真正的沉重枷锁，睁着眼下落，怀里的爱恨会逐渐被鱼群蚕食，从此他可以无忧无虑地看日落月升，云卷云舒。

殷郊闭上眼睛中止冥想，他最近很容易进入恍惚，试过姬发叫他几回了才有反应，每每这个时候他提醒着自己，再坚持一下就好。于黑暗中艰难行走，刀尖穿过脚掌，心脏泵出的血自伤口流出，又制造出一把新的血刀，稳稳扎根在前路，此路绵绵，持续的疼痛为他带来清醒，总会有如释重负那天。

再睁眼时姬发回到了他身边，手里捧着一碗汤。姬发舀起一勺吹走热气，才送到殷郊嘴边，眼神忐忑。

殷郊张嘴，温度刚好，尝清楚味道后眼睛亮了亮，他惊奇地看着姬发，姬发眼睛也亮了，他又舀起一勺，再让殷郊饮下，反复几次。热汤入肚，殷郊整个人都暖了起来。

“这个汤……我以为只有妈妈会做。”

姬发抬手抹去殷郊嘴角油渍。

“姜姨的汤，你说过爱喝，以前我央她教我的。也就学了个大概，你要是觉得好喝那我就是成功了。”

“那也难得，记得她和我说过有些药材朝歌没有，得从老家那边运过来。好喝，你煮的我特别喜欢。”

姬发笑了，为得到殷郊的好评高兴着，勺子逆时针搅着汤，轻压过掉底渣。

殷郊静静看着姬发，他想起早上他发呆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姬发站在姬家前院大门，有个又高又瘦的人背对着殷郊的方向，二人在谈话，殷郊正要眯起眼细看，他们已错肩散开，一进一出，他感觉到姬发也正望向这边，便扯起一个笑容回应，也不知道姬发有没有接住，他走回宅的步子较往常快些。那人带着一股熟悉感，而殷郊熟悉的人并不多，他问起：

“今早在门口看到同你讲话那人，好眼熟，是谁？”

姬发稍有停顿，这勺汤送入了自己口中，他也看向大门，好像需要情景再现才能准确回答殷郊的问题。

“姬旦，我弟。回来拿来一下东西，赶时间走得急，到时候再介绍你们正式认识。”

殷郊没有说话，姬发感觉到视线还在他脸上，不得不转过头回看殷郊，柔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汤里有胡椒。”

姬发反应不及，被提醒了味觉才突然回归，他的眉头皱起，哪怕只是加了少许胡椒，微微的辛涩在他口中还是会被无限放大，好像有人在喉咙舞刀弄剑，难受得很。

殷郊的水杯就在身旁，但没有主动递给姬发的意思，他只好伸手去够，可是殷郊有意无意地挡着他，姬发抬眼看去，殷郊歪着头笑意盈盈，也在看他，姬发无奈只能将碗放好，探身过去，然后被殷郊吻住。

爱人的唇总是香甜。

温柔乡能待一时是一时。姬发有些自暴自弃，殷郊轻飘飘的，无论出于什么，终于是停在了自己怀中，可姬发拿不准，何时风起又将他带走，继续颠沛流离或彻底消散。

心思慎密的他计划向来周详，就算有漏洞也能以极快速度补救，计划围绕着殷郊展开，但他压根就没想过让殷郊也出现在行动当中，只是有个契机逼着殷郊站了过来，姬发对此仍旧一无所知。他们是有默契的，知道为何行动，如何行动，最后完美收官，可现在的情况，姬发越来越清楚，他们这次不是并肩作战，而是殷郊的自我献祭。

目前局势稳定了下来，城西不再惶惶，朝歌是不是就能慢些打，姬发从殷郊在他面前崩溃那天起就陷入了两难，他明白殷郊那句“救不了”的另一层含义。

殷郊会走，无关风月。

在这个认知下，姬发不再因自己是这世上最了解殷郊的人而欢欣。到了那一天，爱恋不足以留住殷郊，姬发不敢想象自己会做出什么，原来终日惶恐于失去的心境是这样的，他开始理解崇应彪。

#

知道姬旦是哪位很简单，只需要殷郊无意中在书房碰倒一个不起眼的铁盒。里面放的是姬发在外国获得的奖项证书，他嫌外壳难带，都只留薄薄一张纸，姬发打开给殷郊看过，但这次经过震荡后的盒盖内侧有边角翘起，引起他的注意，这里做了个夹层。

殷郊小心拿出来，是一叠照片，而每一张的主角都是自己。

插花的，看书的，和小妹拌嘴的，看着来往车辆发愣的，上糕点时因记混桌号慌忙转身的，店里营业足三月庆他将风铃挂在门上的。

殷郊从来没发现他在ISLAND是那么鲜活，慢慢回忆这些夹缝中的暖意，他笑着，笑着笑着视线开始模糊。记忆中的小周和姬旦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，他终于明白一直来的熟悉感从何而来。

照片是谁拍的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一些他在和崇应彪周旋时，无暇深思的细节慢慢被翻出，ISLAND的建成，让牢笼自动扩大。殷郊不怪姬发，因为这是姬发力所能及的事，如果可以，他们也许在更早前就已经见面。殷郊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来他这么容易被找到，他还活着，苏妲己是真没这个脑子把握殷家。

听到动静的姬发匆匆赶来，看到蹲在地上的殷郊，也看到他攥在手心的照片，姬发脚步轻了下来，几步路走了几个世纪，他半跪在地搂着殷郊肩膀，撩开殷郊的头发，唇轻轻贴在那截肌肤，姬发没有解释。

该往前走了，有个声音在殷郊心中响起。他眨眨眼，手搭在姬发的小臂上，指尖轻点。

“我想回ISLAND一趟。”

“好，我陪你去。”

“姬发，你已经陪我很久了。”

“堂口的事有尚父照看。”

“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困住？”

“怎么会，我是怕崇应彪他——”

姬发没有再说下去，他抵不住殷郊转头望向他的眼，是温柔月华也是凌冽西风，在不愿驻足的殷郊面前，姬发只能点头。

#

和那日姬发接到殷郊的相同地方，殷郊下了车，从ISLAND出来到这里，只需拐过几个巷口，十几分钟的路程，殷郊逃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只是因为他实在走得太自然。

殷郊没有叫姬发等他，只说随时联系。

直到看不见殷郊的背影，姬发打开他的手机，他看着代表殷郊的标记缓慢在地图上移动，他捶了捶额头，将头靠在方向盘上，重重吐口气，他要等到殷郊到了ISLAND才会离开。姬发估算，这个漫长的等待时长足够刮去他一层皮。

才过了半年时间，这里的变化不大，殷郊走得很慢，慢到给足时间让崇家眼线通风报信。

ISLAND保持着那天的模样，殷郊跨过满地狼藉，站在中央，围绕他的不再是麦香，只有霉味，目光所至一片灰败。傍晚，天还有余光，借着昏暗光线，殷郊和从前一样走着，断开的凳腿险些绊倒他，被崇应彪折了的花干枯萎缩，变得黝黑，除了殷郊，无人记得它曾经的美丽。

“喵。”

一声猫叫让殷郊回头，是从吧台的方向来的，他顺着声音蹑起脚走，怕惊扰了这个陪着他的生灵。猫又叫了一声，殷郊确定了方位，在置物架最底下一层，他蹲下，角落一双宝石般的碧绿瞳幽幽看着他，通体的黑色可以帮助它完全融入稍后的夜色中，同时他听到了门外刹车声，接着就是车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。

殷郊保持着姿势没有回头，直到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才开口：“你不要过来，会吓到它的。”

那人真的停在了原地，殷郊也像猫一样钻进去，他托着黑猫柔软的腹部，他注意到它前掌

受伤，便小心将它抱在怀里慢慢站起，另一只手抚着猫儿脊背。殷郊抬眼，同样一身黑的崇应彪凝视着他，天边最后一丝光点在了眼底。殷郊目不转睛，半年不见，他什么都熟悉，独独不熟悉崇应彪望向他的眼神中的痛楚。

崇应彪走近，他抬手要触碰殷郊的脸时，黑猫突然龇牙，短促凶狠地叫了声，从殷郊怀里跳出来，舔舐几下伤处，便一瘸一拐走出ISLAND，倔强地拒绝了殷郊的救助，很快就不见踪影。

“你看，连猫都不想跟你回家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崇应彪问。

“那不是我家。”

殷郊的脸擦着崇应彪停在半空的手而过，他跟随着黑猫的步伐，但没有消失，而是打开了停在店门前的车门，坐入后排。车上没有人，崇应彪收到消息直接就赶了过来。

回崇家的路上，崇应彪透过后视镜看殷郊，他正望向窗外，路边灯光一轮轮打在他的脸上，忽明忽暗。崇应彪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子，从前他对殷郊呼之则来挥之则去，现在他们角色互换，殷郊只是主动出现，他堂堂城北之主就屁颠屁颠跟来，等看到人了，他好不容易长好的肋骨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
崇应彪曾经以为他彻底赢了，在姬发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殷郊面前，而殷郊竟然没有毅然跟他走的时候。崇应彪以为的驯服，只是殷郊做出让步。

有人赢得狼狈，有人输得风光。

主动权无形中转移，这让崇应彪日夜发狂，他大方承认，他是以极其卑鄙的手段才将殷郊锁在自己身旁，能卑鄙第一次就能卑鄙第二次，他想故技重施。然后他发现，已经没有当初的狠绝，相处三年，改变了太多。

甫一进门，崇应彪就将殷郊压在了门上，他的吻急又狠，要将殷郊的唇肉都咬下来，这张嘴总是锋利，但也最是诚实，他无比怀念殷郊。

这次是殷郊先咬破了崇应彪的舌头，他挣开了压制，步步后退拉开距离。崇应彪将带血的唾沫咽下，他看着一脸淡然的殷郊，忍了许久的怒火爆发，他怒极反笑，开始他的控诉。

“你真的浪费我很多心血。”

“现在三家谁也动不了谁，这个结果你满意吗？”

“你现在来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，轮到姬发惹你不高兴了，你也要背叛姬发是吧。求操还是来告诉我怎么打孟津？”

“真能藏啊，利用来利用去，我问你，现在你拿什么去报仇？”

“明明就差一步，你为什么要走！”

“你他妈说话！”

炮弹一样的问话朝殷郊轰去，殷郊不动如山，他看着目眦欲裂的崇应彪，只说了一句，是回答也是质问。

“我父亲是不是你杀的。”

崇应彪呼吸一滞，表情凝固在了脸上，唯有瞳孔在剧烈颤动。殷郊离开的理由他想过很多，唯独没有这件事，他自信绝对不会有第三个还活着的人知道。崇应彪想起，就是殷郊走的前一天，姬发问了他殷寿生死与否，原来是真的查到了些什么才来讹他。

用来捆住殷郊的韧不可断的绳索正在自行解离，顺带着，崇应彪牢不可破的城墙也出现了龟裂，他站在城头，负隅顽抗。

“不是，”崇应彪摇头，他走近一步，殷郊便后退一步，“他早就死了。”



“我父亲是不是你杀的。”

“我见到他时，你的悬赏令已经下来了。”

“我父亲是不是你杀的。”

“殷郊，他是诈死！”

“我父亲是不是你杀的。”

“.....是。”

殷郊终于问到了答案。崇应彪已不再看殷郊，城墙土崩瓦解，他置身于废墟之上，回头望着他们这三年。

和殷郊重逢时，崇应彪就深知已经在绝路上，他痛下狠手残暴无情，只要把殷郊当成一件工具，什么绮念都是年少无知的产物，什么伦理道德都无法套住他，将渴望扼杀在摇篮，他只要当下，只要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将殷郊握在手里。

实际上崇应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掌握殷郊的满足只是一时，打折天之骄子傲骨的他并没有想象中痛快，变本加厉让殷郊做他所不齿的事，为的是让自己不要爱上殷郊，而从前就敌不过的执念，如今又怎能斩草除根。亲自去把那群人杀绝的崇应彪是疯狂的，也是彷徨的，殷郊躺在床上毫无血色的脸，勾起他要失去殷郊的恐惧，这份恐惧已经实体化，提醒着他的贪念已经生根发芽。

承认爱着殷郊的崇应彪，曾想停下这一切。殷郊是什么样的人崇应彪知道，他不会有无理由的退让和纵容，那时的崇应彪快要得到完整的殷郊，是他不愿相信，饶是如此，他仍情不自禁为殷郊含情的眸动容，那些极少出现的柔情皆是潜意识下的回应。

可他们有杀父之仇，他们怎么会有好结局。

真相若明，崇应彪将从殷郊手中获死刑。

殷郊的爱，他不配。

所以崇应彪继续让殷郊痛，想让殷郊恨，痛恨都归崇应彪，那他就不是一无所有。

求你恨我。爱你太深，我永远都得不到你对等的爱，唯有恨可以，只要你恨我，就会记住我，直至死亡来临。

还没等到期待的恨意从殷郊眸中出现，那场火就把崇应彪彻底烧怕了，他在殷郊面前无所遁形，扭曲的心脏次次跳动都是在声声呼唤着殷郊的名字，崇应彪绝望，他在自己的笼里，正式踏入殷郊四面环海的岛屿，从此无计可施，他要出去，只能等着被淹死，让尸体随着海浪出逃。

殷郊几步上前一拳挥向崇应彪左脸，兀自低头的崇应彪没有躲，他被打得踉跄，下颌骨又接了一拳，颅腔回震，短暂的耳鸣过后，他已被殷郊扑倒在地。殷郊扬起的手臂被崇应彪抓住，曾经被踩碎骨节的手，抚上了殷郊的脸，指尖瞬间湿润，殷郊在哭。

都这样了，殷郊，你为什么还没有恨啊。

他们又滚作了一团，词不达意，再怒不可遏不可理喻的争吵，会在琴动中淹没，或在贴合中延续。

喘溪声此起彼伏交织，无一人言语，现在到了第三轮，地毯已经变得一塌糊涂。

“是我，那又怎样，”崇应彪恰着殷郊的腰，猛烈地朝上挺动，一样凶恶狰狞的还有他的表情，如被逼进困境的豺狼，“还有殷家其他人呢，就算杀了我，也报不完你的仇。”

殷郊拿开了他撑在崇应彪腹肌的手，在东倒西歪中，先是狠狠扇了崇应彪一记耳光，再用双手握住崇应彪的脖颈，像崇应彪无数次对他那样，现在轮到他来感受崇应彪的脉搏。崇应彪停了动作，他安静地再好好看一遍予他温暖的殷郊。

殷郊咬着牙，好让他能把话说完整。

“崇应彪，我什么都给你了，我给过你机会的。”

“你要骗我，就彻底去骗我。把我藏了这么久，你怎么可能做不到天衣无缝？”

“你怎么还敢问我为什么。”

“那是我父亲，我的父亲……你的老师！”

“我就是来杀你的！”

殷郊红着眼十指发力，力度逐渐加大，但又在崇应彪的注视中逐渐弱下去，他颤抖着，手从脖颈划到了崇应彪的胸膛，撑起自己的重量又重重落下。

如神明坠亡。

像是给殷郊动手的时间到了，崇应彪发了狠，他将殷郊撂倒，近乎暴虐地静出，也吻得殷郊更深，他想将殷郊搅成碎片混进他的骨髓里，他的疯狂因殷郊而起，也理应让这份疯癫回归母体，寸寸凿入，将殷郊钉在他的身上，崇应彪太想这样做了。

可是没有人能留得住风沙。

就算已经筋疲力尽，二人都睁着眼不说话直到天亮，崇应彪紧紧框住殷郊的腰。当第一缕晨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殷郊要走了，他没有留情，用力掰开温柔拂过他眼角的手指，一根接着一根，崇应彪觉得他的指骨可能再次裂开，不然怎么会痛彻心扉。直到崇应彪完全脱力，殷郊离开了他的禁锢。

“你说得对，还有其他人。我不会原谅你，但报完仇我就会回来。”

殷郊不是没恨，只是他的恨落在了别处，殷郊也不是没爱，只是他的爱已经七零八落。

这就是崇应彪苦寻的答案。

姬发接回殷郊的时候什么也没问，但他知道殷郊肯定又以自己为筹码开了场赌局，买定离手，多说无益。

一周后，姬发看到崇应彪的来电，他本想无视的，但想及这是殷郊的孤注一掷，结果将要公布，他不得不去接，作为旁听人也作为当局者。

“上次说联手的事，我们再谈谈。”

两家家主私谈合作，肯定不能大张旗鼓，为保安全和公平，道上规矩一般是双方只带心腹，把地点选在朝歌，最好是其他家的驻点，以防万一谈不拢起冲突的时候，看在第三家的面上不闹起来，真打起来也有第三家作证。

苏全孝要确定位置去订房，他问：“荟云轩还是摘星阁？”

“摘星阁，”崇应彪不假思索，又再补充，“招牌菜猪肚鸡是吧，叫老板放多点胡椒。”

“要和城南那边打声招呼吗？”

城南现任家主那张敦厚温顺的脸浮现在崇应彪脑海中，他口吃的毛病长大了也就好了，但不代表变得能说会道，真有什么事还不一定起到调解作用。崇应彪又想到这个局相当于是向姬发示弱就烦得来，他推了把苏全孝脑袋。

“你当同学聚会？谈完走人。”

姬发还是一个人来的，倒不是胜券在握的自信，是殷郊已经把结局锁定，双方都没有谈判的必要，走个过场而已。

崇应彪憎恨姬发能肆无忌惮地将爱诉之于口，姬发嫉妒崇应彪能毫无顾及地将爱强留身旁，他们无法中和，永远无法达成共识，针锋相对的两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会为殷郊妥协。

心知肚明的两个人保持沉默，崇应彪主位，他们的距离是大圆桌的直径，几乎完美复刻了

姬发归国时的接风宴，房外人声鼎沸，房内空气凝固。

主菜端上来的时候，本就没打算吃的姬发闻到的胡椒味比平常还要重上两倍，他当即叫服务员拿了一碗葱，然后当着崇应彪的面全部倒进锅里。一桌好菜，只有苏全孝大吃两碗。

“还要说什么吗。”姬发问，语气完全没有询问的意思。

“你没回来前，”崇应彪翘着二郎腿靠着椅背，不甘从牙缝中迸出，恶毒地看着姬发，“我真的只差一点。”

姬发看着，他只觉得嘴上称王的崇应彪好笑，便好心提醒崇应彪：“把苏妲己这个幌子摘掉，你的价值就没了，不管我有没有回来。”

“咱俩谁也别说谁。结束以后，殷郊会回到我这边，他答应过我的事情从不食言。”

“那他一定也说过，他不会离开你。”

崇应彪的手骤然握紧，眼眸空白一瞬，姬发就知道他猜对了，但是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太煎熬了，姬发不想浪费时间，他只想回家去见殷郊，他率先起身，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但没有走过去的打算。

“合作愉快。”

变故发生在一瞬间。

一抹红色倩影从门边闪过，崇应彪未及细看，只觉脖颈冰凉，一把刀已经抵在了他的咽喉，不用看便知是苏全孝。

“彪哥，对不住了。”

突然，崇应彪睁圆了眼，不顾命已在别人手中，朝姬发大吼：“姬发！”

已经有预感的姬发，和崇应彪的声音同步，手立马放到腰上，但也在摸到枪柄那刻，同样冰冷的枪口顶在了他的后脑，婉转清脆的女声自身后响起。

“辛苦了，哥哥。”

一袭红裙比玫瑰还要明艳动人的苏妲己笑着，越过姬发肩头望向苏全孝。

崇应彪没有看苏妲己，他死死盯着门口，直觉告诉他，这里还会有一个人。

下一秒，擦得锃亮的鞋头出现在门坎上，视线上移是笔直正装，来人昂首挺胸，步履稳健，器宇不凡如同一位君王，领口的玄鸟图腾胸针反射着暖光。

正是早该死去的殷寿。

殷寿路过姬发，他慢慢走到崇应彪面前，眼神轻蔑，他拍了拍崇应彪脸颊：

“我是不是教过你，枪要自己开。”

崇应彪全身一震，当年，是他让苏全孝杀的殷寿。

#

殷寿，就是崇应彪在殷家惨案发生后不久，趁乱抢殷家地盘时的意外之喜。

时间回到三年半前，殷郊开始逃亡，姬发还在为电话那端最后一句“早些再和你联系”发愣，崇应彪在殷家的牧野堂口，他在那里遇到了殷寿。

对于灵牌已经上桌供人哀悼的人居然还活着这件事，崇应彪觉得有意思，可是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，将已死之人重新塞回棺材，举手之劳，他乐于当这个好心人。

崇应彪打来牧野猝不及防，火力又猛，很快便将殷寿逼入死路。

“您用的是M1911，弹匣总共只有七发子弹，在刚才已经打出一、二、三……六发，也就是现在您还有一发。”

崇应彪停顿，看着前面房柱后的被灯光投射出的大片阴影，他抹了把脖颈被子弹擦出的血，笑了。

“差点漏了在门口打的那发。您已经没子弹了，我说得对不对，老师？”

阴影后没有回答，崇应彪便主动阔步走了过去。殷寿握着空了弹的枪，没有充足防御的情况下，他遭受到了崇应彪碾压式的攻击，已经中弹负伤，只靠着柱子喘息。殷寿直视前方的墙壁，永远都不会低头的雄狮，不会给趁虚而入的野狼任何眼神。崇应彪朝四周看了一圈，倒下的人有殷家的也有崇家的，没看到他以为会看到的人。

“只有您吗？苏姐己呢，想不到她还真能把殷家拆了。”

“这就是你们殷家的报——”

苏全孝站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崇应彪没有说下去，他把枪扔给了苏全孝。

“你来，师者如父，除非被迫，我不能弑父。”

崇应彪直接转身出去，连续几声枪响过后，苏全孝也走了出来，他打开手，掌心躺着从殷寿手上剥下来的戒指，上面的血还有温度。崇应彪只看了一眼。

“留着晦气，扔了吧。”

#

冀北堂口惊变收尾，苏姐己待在殷家第三天才见到殷寿，这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，成为她的养父。苏姐己安静看着，面前的殷寿眼里全是悲痛与怜惜，他将苏姐己抱于膝上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等刚亡父兄的女孩儿真正放松下来，靠入殷寿宽阔胸膛时，殷寿开口，声音沙哑浑厚。

“你们苏家冤枉。”

“殷启阴险，是他的野心害你家破人亡，”

“我忍他太多年了，可他是我哥哥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女儿，我会助你复仇，为苏家平反。”

已被第一句话攻陷的苏姐己难以自抑地颤抖着，她能做到的就是咬着牙不要哭出声。殷寿的衣襟顷刻湿了大片，他开始回忆殷郊还不足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是如何哄好哭闹不停的独子，好像是唱了一首城东的歌谣。殷寿放弃，他不会唱。

殷寿一直遗憾殷郊为什么不是个女孩，如果是女孩，他可以为她建立一个城堡，用糖果、蛋糕、娃娃，还有虚假的爱去滋养她，让她自由自在地盛开，再为脆弱的她系上全世界最柔软的丝巾，放进最昂贵绒布的盒子里，周边撒上最娇嫩的玫瑰花瓣。

然后送出去。

殷郊的出生只给殷寿带来失望，殷寿不止一次想将他扔于荒郊任他自生自灭。殷家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，都会亲昵地唤着他的孩子，饱含爱意：郊儿，娇儿。

而殷郊收集着所有的爱意，锲而不舍地一点点投放到殷寿身上。如骄阳映照，他闭眼，不接收也不拒绝。殷郊追随，殷郊期盼，一心向他，如月皎洁，但阻止不了他心中的厌恶无限增殖，以严父的姿态将殷郊推远，是他最大的温柔。

尚且年幼的殷郊，对他崇敬着的父亲的漠然不明所以，他委屈地问殷寿，为什么不爱他。殷寿便将他扛到肩上，小殷郊以为这就是父亲爱他的证明，他顷刻恢复欢欣鼓舞，但其实殷寿也在心里反问殷郊。

那你为什么是长子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所有，包括爱。

当殷寿捕捉到城西的准继承人望向殷郊的眼神时，他才真正无所谓他的孩子性别是男是女。

苏妲己这个养女来了，不晚，来的时间刚好，培养她，也刚好三年。

那个困住殷郊的噩梦之夜，只余殷家族人的大宅中，苏妲己的刀刺入殷启胸膛，殷寿的鞭勒住比干脖颈，在门后目睹全程的姜桓楚捂着嘴匆忙下楼，而殷郊，正推开殷家宅门。

在殷郊被殷寿派遣外出期间，殷寿曾前往城西拜访姬昌。

“我很欣赏您的儿子，他几时回来？”殷寿问。

他们刚刚在下棋，胜负未定，姬昌收了子后，殷寿不再落子，任棋局僵持。棋是姬昌教殷寿的，殷寿还不知道他是否到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，他虽自信但讨厌输，所以从来没有和姬昌下完过一局完整的棋。

“也许明天，也许下月，也许不回来了。”

“您是我的老师，我是您儿子的老师，师承一派，您了解我正如我了解他，我们是同类人。”

姬昌定定看着他，感到气愤，不是为那句“同类人”，而是为“老师”两个字。

“你叫我老师，那我问你，我让你收起狼子野心，你听了吗？”

殷寿不动声色：“是为了殷家，那本就是殷家应得的。”

“再一意孤行，你对付苏家的报应会落在你自己的头上，遭受众叛亲离之罚。”

铿锵有力的警告却只引得殷寿发笑，他起身迈出姬家，他因姬昌的话感到快活，举臂挥手告辞。

“谨遵教诲！”

众叛亲离？他求之不得。

#

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第一手棋正式落下，殷寿正要做戏做全套藏身牧野，安然静观其变，就被莽得无法无天的崇应彪给堵了，这确实在他的意料之外。感谢崇应彪仅存的道德，殷寿抓住了一线生机，从苏全孝的枪下存活，一句话就够。

“别忘了你还有个妹妹在我手上，我死，她死。”

用情至深者必遭利用，所以说什么爱恨什么情仇，都是无用牵绊，一旦被他人攥紧，便身不由己，殷寿深悟此道。



再次联系苏全孝，也还是通过苏姐己，因为有人在城北发现了殷郊的踪迹。殷寿想不通他的儿子怎么做到将近三年查无音信，他真的以为殷郊已经死了。

“停，”殷寿挥手打断苏姐己的汇报，“你刚刚说，是崇应彪把殷郊藏起来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城北家主崇应彪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现在又让殷郊出现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因为殷郊想出现。”

短暂的寂静过后，殷寿爆发出了如雷般的笑声，宽大的手掌一次又一次重重拍在厚实的红木上。

“好啊！好啊！太好了！”

殷寿笑了许久才停下，他看着面前脸色如常的苏姐己，平时喜欢艳丽色彩的她，今天却穿着条黑裙，胸前绣着一支栩栩如生的梨花，纯洁雅静，在殷寿印象中，这条裙子也在姜琬身上出现过。殷寿突然握着苏姐己的纤腰，嘴上哼着曲子，领着她的步伐翩翩起舞，二人在月下共舞一支华尔兹。当年就是这支舞，让殷寿和姜琬相遇、相识、相拥。

殷寿难得怀念起他的亡妻，不是因为她的忌日将至，而是因为殷郊这份大礼，是她唯一赠予他的。

摘星阁某包间侧厅。

殷寿全身放松坐在沙发中央，他的脚边是被绑在椅子上，放倒在地上的崇应彪。

除了枪被收走，姬发倒是还能体面坐在殷寿侧边的单人沙发上，而他的身后，苏家兄妹一个拿刀一个持枪，如有异动即刻反应。

殷寿没死，姬发三年来绞尽脑汁得出的结论得到认证，他早就在怀疑中去掉了对殷寿大英雄的滤镜，想到殷郊如今的模样，姬发更是恨不得将殷寿当场碎尸万段，死了的人就该好好去死。姬发沉住气，将情绪隐藏，看了眼从殷寿说完话以后就嘴角上扬陷入深思的崇应彪，总算明白当初他为什么笃定殷寿已死透，也明白殷郊为什么选择离开。

但姬发宁愿崇应彪真的杀了殷寿，回国前姬发想过他的推论成立，殷郊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，待真正见到靠着这一口气活着的殷郊以后，姬发便祈祷他所有的设想都是错的，这个真相对殷郊来说太过残忍，将会彻底摧毁他。姬发庆幸没有和殷郊说明是去哪里和崇应彪谈，只要殷郊还不知情，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，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个局面逃脱。

计划没有中断，目标更加明确。

妈的，还要带上崇应彪逃。姬发忍不住暗骂。

殷寿一直观察着姬发，见他没有对自己的出现流露出多大震撼，殷寿就知道他没有看错人。

“姬发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出此下策我也是被逼无奈。”

“事已至此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我也没有对殷郊斩尽杀绝。现在轮到我和你谈判。”

殷寿踢了踢崇应彪的背，直视着姬发。

“殷郊理应恨他，恨极了把我杀死的他。与他合作，不明智。”

“现在殷郊还留在他身边，只是想利用他。”

“我还活着——这个我们可以找个完美的解释，殷郊最信我。我活着，他或许就不再恨了，但是，”殷寿停顿了下，手上的枪指指崇应彪，“他总不能念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。”

“把他杀了，城北你六我四，殷郊也是你的。当然如果你愿意，殷家大门为你敞开。”

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原来真的有人无情无义，可以视骨肉为物件，随意搬动，随意丢弃。无穷的悲凉朝姬发袭来，他缓吐了口气，确定答案般提问：

“你知道殷郊在崇应彪手里，你知道殷郊在为你、为整个殷家报仇？”

“你，眼睁睁看着？”

殷寿没有反驳，早知道和晚知道没有区别，重要的是，他亲生亲养的这颗棋能反复落在不同的死穴，他只想知道姬发的态度。

“手刃血亲的是你。从头到尾，你只想要上位然后吞了整个朝歌城。如果如果我们西北联手，你布的局全乱。”

“殷寿，你藏不住了。”

良久，殷寿笑了，他看着姬发的眼仍旧满是欣赏。

“从前我就说过，我最喜欢你。可惜，我以为我会多一个盟友。”

殷寿的枪上膛，不是对姬发，而是朝向崇应彪，他狞笑着，在姬发看到他的动作立马要说话前，扳动扳机，装了消音器的枪，声音沉闷。

但只有木地板多了个弹孔，木屑乱飞，有一片贴着崇应彪眼眉而过，留下血痕。殷寿打偏了，因为他的手腕直插着一把刀，鲜血已经顺着锋刃滴落在崇应彪身上，那只是一把餐刀。

飞刀的方向是传菜间门口，所有人望过去。

殷郊站在那里，摇摇欲坠。

#

姬发呼吸都要停止，他思绪如同浆糊，只猛然想起他和殷郊的手机定位是双向的，前所未有的悔恨与恐惧将他包围。哪怕刚刚命悬一线都还在笑的崇应彪，此时的脸也变得苍白，他开始挣扎着要摆脱束缚，动静之大，但无人理睬。

死局已成。

殷郊扶着门框支撑自己，大口呼吸，胸膛剧烈起伏如一条搁浅的鱼，他头痛欲裂，另一手的指甲嵌入掌心，最痛的，是还在跳动的心。

殷郊重新回到了撕心裂肺那夜，三年半算得了什么，他疼痛的根源是在前面的二十四年，是他最敬爱的人，亲手把他珍藏的一幅幅美好的画砸碎，殷郊本人也被击碎，他的碎片还要被重新放回弹匣中，继续射向身边爱他的人。

仿佛殷寿造成的所有伤害在此刻尽数转移到了殷郊身上，他痛得想要失声尖叫、想要就地打滚，痛得快要死去。

殷寿的惊讶转瞬即逝，他看向殷郊之前，先瞥了眼苏全孝。

崇应彪不会让殷郊自由到这种程度，那只能说殷郊已经不在崇家。才把握最新形势的殷寿，慢条斯理地将餐刀拔下来，面无表情。

“我说你们怎么打着打着就要联手。”

只字不提殷郊，仿佛站在他面前悲痛欲绝的儿子只是一缕与他毫无关联的幽魂，他看向殷郊的眼中没有任何情绪，面对废子，他装都懒得装。

殷郊突然笑了，他笑得疯癫，笑得弯下了腰，不能自己，用力捏着门框的指尖已经发白。殷寿不悦，问道：

“你在笑什么？”

殷郊笑出泪来，由哀恸转为愤怒，眼中寒光比剑还要锋利，他将让他粉身碎骨的真相大声复述出来。

“你就是苏妲己背后的人。”

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原来都是你！”

“我太傻了，这一切都是你亲手造成的！”

“先是叔祖，伯父，再是母亲，最后是我，殷家……整个殷家都是你野心的陪葬品！”

“母亲还说，说，她说，只要有你在，她就，她不会有事。”

“你杀了她！”

殷郊说得再度悲痛起来，哽咽着，句逐渐连不成话，他摇晃着，抬手重重锤了几下胸口的位置，看到一旁不语、曾经视为己妹的苏妲己，怒火再起。

“原来苏家也是你的棋。”

“真是好大一盘棋。”

“苏妲己你看见了吗！在他手下的棋子都不得善终！”

殷郊突然收了声，安静得好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唯有盛着滔天恨意的眸注视着殷寿，大悲和大怒反复切换耗尽他所剩无几的清明，他想到了与仇人割断血缘关系的唯一办法，眼角落下一行清泪。

“我的命是你给我的，我还给你！”

玄鸟最后一声悲啼响彻苍穹，手无寸铁的殷郊腾起，如一团以肉身作为燃料，吐息为焰心的火球，朝殷寿扑去。

苏妲己的枪抬起，姬发顾不上她瞄准的是谁，他立即跃起撞倒殷郊，生生截断了殷郊的路

线，殷郊头砸到地面瞬间昏了过去，姬发抬身要护，顷刻眼前一片漆黑。

是整个摘星阁都陷入一片黑暗。

房门被打开，外面乱做一团的嘈杂声鱼贯而入，让混乱的场面更甚的是，随着几声金属落地的声音响起，呛人口鼻的烟雾迅速蔓延。

种种因素，这里都不是最佳的械斗场所，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逃离。这局暂时又活了。

层层烟雾中，姬发离殷郊最近，但已经有人先一步将殷郊抱走，姬发起身不及，稍微适应一些黑暗环境的他，只看见来人的袍角上绣着一只以俯卧姿态示人的白虎，朝歌城以百兽之王为图腾的，独此一家。

城东姜家。

-TBC-

## Chapter End Notes

说点什么:

感谢阅读。

终于登场了，好多人啊。信息量非常大，文中人也会存在信息差，有疑惑的地方不要着急。

这盘棋啊，生死都在一瞬间，不到最后谁知道呢。

## Chapter 5

#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#终章。

-----

#

城西北打得水深火热的时候，城东快被朝歌给压没了。准确地讲，城东姜家从殷郊的悬赏令发出，就自动成了最大的靶子。

逃亡时首先就排除了城东的殷郊是明智的，不然他还没出朝歌，只是往城东方向的路，重重把守就将他轻易拿下。

死无对证的嫁祸实在太简单，殷寿熟能生巧。顺便扔出殷郊这颗棋，抓回来了好，罪人伏诛后他再出现，装作为自保假死，忍痛光明正大接过殷家之位，开始他的霸业；抓不回来更好，试探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的城西，又可压制作为外家的城东。

姜家不可能不管姜琬和殷郊。

套在殷郊身上的十六字罪名，整个朝歌城内最不信的自然就是姜文焕，他不久前才和殷郊见过面，他们知根知底，姜文焕并没发现任何异常。殷郊秀外慧中，有勇有谋，但他的谋永远不会用在他最爱的家人身上，什么权不权的，比不上家人分毫。

殷郊绝不可能挥刀砍向自己的软肋。

向来沉稳的姜文焕也急了，他冒着被以窝藏殷郊的嫌疑扣留的风险前往殷家吊唁，为的是确认姑姑的死讯，再确定殷家是不是真的要把殷郊逼到“生死不论”的地步，他不信殷家其他人真的会认为殷郊会做出灭族的行径。

姜文焕也是只见到苏妲己，还有一批完全陌生的面孔，殷家已经在短短几日内完成换血，闻仲和邓婵玉作为原三四把手刚赶回殷家，转头就受苏妲己指派，亲自去处理北边大大小小的动乱。殷氏族灭事发突然，古怪蹊跷，没人知道过程，只有“苏妲己手持玉玄鸟”这个

结果，姜文焕曾想直接留在朝歌调查。

“焕哥哥，速回城东，下一个是你。”苏姐已说。

没过多久，姜文焕就在自家地盘迎来了魔礼四将，阵容之强大必然不友好，一来就是要人，要的正是殷郊。没有？不可能，绝对是藏起来了，一通鸡飞蛋打的乱搜，搜了又搜，这次没结果，下次换批人再来，总之就是时不时有殷家人来档口闹事，去码头截船，货进不来出不去，资金人力都受挫，少了几个堂口都顾不上，真要将城东所有人想赶下海的势头，日夜惶惶，差点没乱起来，城南那边帮扶了一把才艰难度过这场风波最盛的时期。

东姜接受中殷的监视已成习惯。

这个局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各势力都措手不及，唯有布局人能气定神闲。

姜文焕分身乏术，他比谁都想要知道殷郊在哪里。事态紧急，姜文焕快速分析到，只有和殷郊熟悉的人才会真正在意他的生死：殷郊的亲信已经不知被遣到哪里去，甚至命都可能没了；姬发出国，城西不是他话事，而且跨洋过海，手不够长；鄂顺刚接过城南，还在固权服众的阶段，能腾出手拉城东已非常不易；就剩城北，那崇应彪根本不可能，看他在殷家家变后的行动，立即揭榜或者用殷郊换几个堂口的事绝对做得出来。

姜家，是殷郊最后能获得庇佑的地方。被盯住了又怎么样，姜文焕会用尽方法护殷郊周全。

先找人，起码先确定是个活人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
姜家风清气正，姜家人刚正不阿，必要时他们真的做得出以死明志的举动，而他们的血脉连结坚韧无比，重情重义、至纯至善，皆是姜琬言传身教给殷郊的。

而殷寿正是吃准了这一点，首攻城东，先慢慢将姜家磨死。肩扛重任的姜文焕不得不一边艰难抵抗，一边暗中调查，只是迫于压制下的搜寻效果甚微。

但也正是这份坚持，姜文焕是除了崇家以外第一个知道殷郊在城北的人。ISLAND的开张，成为殷郊动向的出口。

线人只能确定新店老板的面部特征和姜文焕找的人基本吻合，最关键的是似乎这个人得到北崇的特殊关照。

开始那两个月，ISLAND邻近的三条街严防死守，除了附近的居民或商铺老板，往来人员都做了限制，城北以外的车牌直接不允许通过。对外的说法是，这条街在崇家大宅附近，加强防守无可厚非。

但明明崇家大宅在那里快有百来个年头。

殷郊还活着的消息，没有让姜文焕心中的大石落下多少，仍在半空中。他打开通讯录，看着“崇应彪”三个字，迟迟没有按下拨出键。

不确定崇应彪的目的，贸然上前，极有可能再次让殷郊陷入不利之境。

在某天，姜文焕驱车自城东出发，绕道兜路，躲开中殷的耳目又要小心不要引起北崇的注意，连开将近十几小时才到城北，他借着夜色混入，只为放一个小木箱在ISLAND门口。

里面放着姜文焕亲手用贝壳穿制而成的风铃。

那是城东沿海才有的独特编法，如果殷郊记得，他会收下。姜文焕要告诉殷郊，他的母系没有放弃他。

风动铃响，殷郊，你且记得，你并非无家可归。

当姬发将那张店里庆贺营业足三月的照片发给姜文焕时，他看着照片里神情落寞，眼藏哀伤，指尖温柔抚过风铃的殷郊，泣不成声。

殷郊的行踪也是姜文焕告诉姬发的。

自姬发知道朝歌的事情后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，他们的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几句是：

“找到殷郊了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小心朝歌那边。”

“嗯。”

殷郊能在崇应彪那里活下来原因成谜，而现在终于露脸了，但是也只有这个店能看见他，像是给了部分自由的软禁，表面的殷郊除了看起来消瘦了些，看不出来经历什么折磨，但至少足够安全，敢让他出来崇应彪也应该是做了充足的准备。

情况不明，不宜轻举妄动。既然已经找到，总要有个人去看着点，以防有什么变故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具体情况。

“让我弟去。”姬发说。

“姬旦？太危险了。”

“他有分寸，能好好应对。而且我谁也不信。”

姜文焕陷入了沉默，姬昌有意不让姬旦这么早接触家族事业，基本道上没有谁见过姬旦，任谁看了就是个人畜无害的普通学生仔而已，要蒙混过关还是很容易的，他同意了这个做法。

姬发归国，破局的机会到了。

卧虎只是躺着，这不代表它的爪子、他的牙齿不复锋利。

也就是借着姬发吸引了崇应彪和朝歌那边的注意力，留了气口给姜文焕开始在城北开始调查行动，一步步抽丝剥茧，最后剥出了殷郊所有的苦难。

“我们还救得了殷郊吗？”



姜文焕无力，姬发这句话也正是他想问的，他只能回一句对造成直接伤害者的痛骂。他们同时意识到，发展到了这一步，救殷郊不只是让他脱困，是要救回他那颗为了复仇自愿破碎的心。

#

殷郊最后的定位在城东城南交汇处的公路上，当晚从局上逃回城西的姬发立马就派邻近驻点的人去找，他们只在草丛找到那台已经没电的手机，往哪个方向未知。

姬发不是不放心殷郊在姜文焕那里，问题是，现在他联系不上姜文焕。

是故意的，姜文焕的出现是带着火气的，姬发知道。理由很简单，他和崇应彪谈判的事并没有告诉姜文焕。

不能贸然去城东，这样太容易暴露殷郊的位置，殷寿不会放过殷郊，城西必须继续吸引注意力，他唯有死死抓住唯一的线索，彻夜等待。

姬发不厌其烦，一通接一通地拨给姜文焕，他坐在殷郊平常喜欢发呆的地方，好像只会做这一件事情。事态失控让他的心与脑都空得可怕，路终于清晰，旗帜却丢了。

殷寿他可以对付，他要想的是如何让殷郊脱局，能支撑殷郊走到现在的信念转眼成了击垮他的重锤，姬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殷郊，他从前的担忧逐渐成为了现实。遭到毁灭性重创，已经用最极端方式去与仇人划清界限的殷郊，让姬发完全确定，不能再纵容殷郊为了复仇做任何事，真相残酷，杀至亲更是折磨，这会耗尽他仅剩的烛火。

月已高挂，姜文焕终于接了电话。双方无声一霎，姬发不多啰唆。

“殷郊是不是在城东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你没有权利知道。”

姬发怔住，空着的手立马攥起拳头，他想反驳，可在血亲面前，他什么身份都比不过。

“当初就应该我来接走他。”

“就算你能护着，可你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你能给他吗。”

姬发一针见血，只能狠戳姜文焕的痛处，好让他冷静下来。是不想吗？是不能。

姜文焕沉默，姬发给点时间让姜文焕想清楚后，他要补全信息。

“鄂顺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两个姓苏的同时订房，北崇找中殷联手也不是没可能，”姜文焕语气不由带上讥讽，“没想到啊，大家都在。”

“殷郊他……我不知道他会跟过来。”

姜文焕听不得这话，传到他耳里再翻译一遍的意思就变成“是殷郊自己跟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”，他没必要再把火气闷回肚子里。

“我帮你找他、接走他，不是要用他去夺滨关。”

“一而再再而三，你和崇应彪能谈成也是因为他吧？”

“我问你，如果殷郊没出现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我没出现，殷郊怎么办？”

“差点他妈的全都玩完了。”

“你到底是要救殷郊还是要占朝歌？”

话说完了，姜文焕深呼吸着平复，他要等姬发回答。前面的问题都是死局不可能存有活路，答案自然是无解。姬发选择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是唯一的生门：

“我都要。”

最优解一直在，姜文焕只是再次确认。又是一轮沉默，和前面酝酿怒意的默然不同，他们无声中重新站回同一阵线。

“暂时不要打扰他，他需要静养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姬发顿时坐直了起来，他回想起殷郊在姬家时偶尔不寻常的表现，一个很糟糕的念头闪过，手机贴得更近，“姜文焕你说清楚，殷郊怎么了？”

“今晚过后，殷寿必有行动。顺便去提醒一下你的新合作伙伴。”

“殷郊是回家，不是进牢。都少费心。”

补充完最后一句，姜文焕直接挂了电话。从姜文焕的角度来看，他不用考虑他们三个之间的弯弯绕绕，他只知道，殷郊所遭受的所有伤害中，崇应彪是一次伤害，姬发是二次伤害，殷寿带来的伤害从头贯穿到尾。他无差别怨恨这些人。

那就索性远离这些伤害源，由他用血脉连结的借口为殷郊疗伤。

姬发没有再打过去，他听出了姜文焕的话中暗藏的疯狂在弥漫，这样的疯狂他曾在崇应彪、镜中自己的眼底见过。

当下心中一片荒芜，姬发耳边又再响起殷郊绝望的恸哭，五脏六腑早被打碎，从灿烂不再的眼眸中混着泪水泄出，姬发闻到铁锈的味道，恍然间，他已身处血雾之中。

所谓爱得义无反顾，实则只是将人瓜分，各自奉为至宝收入囊中，明知保管得再好也不复完整，仍甘之如饴。除了殷郊本人，没人有资格去评判他们做的是对是错，可殷郊从来都一言不发照单全收。不知是无法拒绝还是权衡何时能为己所用，都让姬发为殷郊难过，但他，或者说他们不会就此收手，给一万次机会，他们都会走上这条路。

只是为了留下殷郊，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殷郊。

充满希望的新日，几小时后会从东方升起，但照耀不到他们，姬发头靠在玻璃窗上，手轻轻捏着替殷郊陪伴他多年的鱼符，为包括自己的所有人感到悲哀。

#

和姬发周旋完的姜文焕有些疲惫，他站在门口安静了有半分钟才推开房门，入眼就是躺在床上昏睡的殷郊，他侧过头，对着空气问。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鄂顺从浴室走出来，手上叠整齐的毛巾已经浸过冷水，他将毛巾覆在殷郊额头。

“温度下去了点，醒过。”

“看见你了？”

“嗯，问我怎么来找他，是不是崇应彪又欺负我了。”

鄂顺扯了扯嘴角，坐在床边，但姜文焕笑不出来，他走近，看着因为发烧脸颊泛着红的殷郊，紧皱的眉头告诉旁人，他睡得不安稳。

姜文焕将殷郊带回城东的路上，殷郊也醒过一回。

“小焕。”

姜文焕顿住。自毕业后，殷郊再也没有对他用这个称呼，当时还说出了学校以后就是能独当一面的大人了，个个都是未来家主，不能叫得像小弟一样随便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姬发他们呢，不是下半场吗？他们怎么敢放我鸽子。”

姜文焕抓方向盘的手开始用力，在快要将方向盘拆下前，他将车停到路边，好让他可以转身直视着殷郊的双眼。

清澈见底，微光闪烁，不见风霜。

殷郊真的在生气，为他们放了他鸽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殷郊锐利的面部轮廓以及额角的新伤，姜文焕真的以为是时间发生了逆转，他朝殷郊伸手，只是想去触碰一下殷郊，测探虚实。被殷郊皱着眉躲开，只有几缕青丝短暂停留在掌心，殷郊也才注意到他蓄起的长发，生气的神情转为困惑，他也抓了一把来看，看得出神。

“哥。”

“嗯？”

殷郊回神，他眨眨眼，就一个字不足以让他听见姜文焕压在喉咙的哽咽。殷郊重新望向姜文焕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姜文焕看上去那么悲伤，留意到姜文焕还没收回去的手，便一把握住，他们的手同样冰冷，紧握着好一会儿才温暖起来。姜文焕不说话，殷郊只好再问。

“真抛下我啦？”

“不会的，我们不会的。”

得了准确回复的殷郊没有表现出欢欣，他松开手不再看姜文焕，缓缓垂眸，沉默很久，突然痛苦地抱着头，呼吸急促起来，他用力揉着太阳穴，硬撑着自己再次抬头，辨认周围环境和姜文焕又费去他不少神智，他的声音冷冷。

“姜文焕，谁让你来的，你走开谁守城东。”

“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家。

殷郊想起那一排越过岐山消失不见的鸟儿，怒意也随着消散，眼神复而放空。

“好累。”他喃喃。

殷郊自顾自地躺回后排，蜷缩成一团，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存在感缩到最小，闭上双眼。

对殷郊来说，摘星阁里剧烈的情绪变化好像过完了他整个人生，实际他的突然出现也不过几分钟的事情，姜文焕安排好了所有，重新赶到包厢的时候，只来得及听见殷郊泣血一样的声音。

“我的命是你给我的，我还给你！”

万事俱备的姜文焕也瞬间被扔入震惊中，接下来让人乱了阵脚的黑暗提醒他刻不容缓，没有多想，姜文焕立即决定要带走殷郊。

姜文焕臂弯上的重量沉甸甸，他颠了颠，好让殷郊稳稳靠他肩头，一路上不少人撞到他，各种声音混杂，姜文焕大脑只循环他亲耳听到的那句，他在庆幸，但不是为了救下殷郊感到庆幸，是因现在殷郊的命只属于姜家。

在支离破碎的殷郊面前，他庆幸的缘由无比自私，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，也借着这份庆幸，姜文焕撑过了看到殷郊异样瞬间的悲痛。

殷郊只是病了，姜文焕不愿用疯了这个词。

病是可以治好的，但疯了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姜文焕不愿接受殷郊燃尽自身却只有如此惨淡潦草的收场。

路过的车开始多了起来，两地交汇路口很容易形成看不到尽头的车流。哪怕殷郊已彻底睡去，还保持着紧绷的姿势，像刺猬一样保护着自己最脆弱的部位，姜文焕安静看着，直到殷郊外套口袋有亮光引起他注意，是姬发给的手机。

把手机扔出窗外后，姜文焕重新发动车子驶向城东。

已经收到摘星阁那边汇报的鄂顺就在姜家等姜文焕，两家互通有无，进出各自祖宅就像回自己家一样。看到殷郊的鄂顺愕然，他只看了一眼姜文焕，便沉默地接过殷郊，一直照顾到现在。

殷郊的情况非常不好，怒急攻心也攻垮了他的神经，身心受挫，回来不久开始盗汗发冷，接着就是发烧，殷郊全程闭着眼，时不时莫名挣扎起来，唯有抓住鄂顺手腕才猛地睁开眼，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，他先是惶恐，见是鄂顺又即刻转为担忧。鄂顺其实还没反应过来回答，殷郊便又昏睡了过去，他当殷郊只是一时烧迷糊说的胡话。

都过去多久了，他们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。

“你就这样过来，城南没事吧？”姜文焕问。

如触逆鳞，鄂顺给殷郊手臂按揉的动作仍旧轻柔，眼底却如十月寒冬，声音瞬间冷下来：

“你擅离城东，拿我的信物号令我的人，将我的驻点搞得乌烟瘴气，现在还有心情问我的地盘？你眼里我还有城南之主身份？”

姜文焕哑口无言，只是收到一个不确定的线索就只身前往的他确实鲁莽了，没什么可辩驳的，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他张嘴，不是解释而是简洁地说明情况，迫于形势，他不得不做。

“局是崇应彪和姬发的。殷寿没死，他用苏家兄妹搞埋伏，再晚一点就全没了。”

鄂顺陷入沉思，他感到沉重，幕后主使亮明牌，那就是要收网的讯号，可他并没有把握现在的东南足以抗衡。姜文焕没有提到殷郊，但“殷寿没死”四个字，只要稍加联想，鄂顺就知道殷郊难受到强行去将自己的时间轴往回拉的原因。

“你不能乱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”鄂顺柔柔看着殷郊，他又在掖着已经掖得整齐的被角，“殷寿不会放过他的，哪怕他已经……这副模样。”

鄂顺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崇应彪，他调了静音，也就无所谓地放在那里。

姬发疯狂打给姜文焕，崇应彪疯狂打给鄂顺，谁也没想到他们四个同时联系的场面是如此混乱。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他们互骂互殴的情况，刚开始时候殷郊还能卡在中间，劝一个哄一个，后面发现都拉不住便放弃，一争起来他就火速抱着吃的到后排观战，战火停歇才拍拍手悠悠说道：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

打归打，闹归闹，殷郊坚信他们不会散掉。

“摘星阁是我的，我脱不掉干系，北崇中殷随时去城南找我。我想办法拖延。”

不能待太久，鄂顺已经当面问清楚他该知道的，齿轮不会因为某个人悲惨的命运停下，该想办法将生路延长。鄂顺起身，他借着月色来，乘着星幕去，离开姜家前，他又再嘱咐姜文焕。

“看好殷郊，先别让他们两个知道。”

#

姜文焕暂时阻止了殷寿的阴谋，但他无法阻止殷郊日夜陷入极度混乱中。

在殷郊脑中，他一塌糊涂的人生被重新洗牌，并没有获得新生，只是单纯将某个瞬间胡乱地衔接到一处，乱七八糟的画面，搭配着完全不相符的情绪，高兴后立马就是痛苦，哀伤后立马就是兴奋，明明就是他的经历，剪成一部没有逻辑的默片，唯一的观众是殷郊，他似懂非懂。

疑惑与不安充斥着殷郊全身，无论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，他都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循环中，当以为终于找到了隐藏的逃生门时，推开是另一个光怪陆离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



周围景象快速变化，殷郊在高塔中看日出日落，潮起潮落，花开花谢，古树的轮纹多了一圈又一圈，慢慢地他腾空，羽毛一样落入熙熙攘攘的人海中，他眼前开始出现一张张的面孔，这回切换的速度慢了些，孩提到古稀，人也是时光的刻度尺，殷郊静默，一次又一次聆听人们对他说的话。

姜琬在他救下苏全孝后的呵斥：

“你今天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越过你父亲妄论家族的事。”

姜子牙踏出殷家堂口前的劝诫：

“还请及时止损。”

姬发出国前满是担忧的暗示：

“我们看到的是有人想让我们看到的。”

崇应彪与他对峙时接近破音的嘶吼：

“殷郊，他诈死！”

越来越惶恐，可殷郊的眼皮似有千斤重，他用尽力气也无法掀起，在将要落入下一个循环前，风铃声入耳，殷郊慢慢平静下来，羽睫颤动，终于他睁开了眼，床头的风铃还在摆动，要将殷郊彻底带出。

殷郊额头覆了一层薄汗，他眨了眨眼，注意到眼角有微光，姜文焕正趴在不远处的书桌上，台灯暖光笼罩着他整个人。殷郊下床，他有些摇晃，扶了下床头才站稳，指节不小心敲响了红木，姜文焕瞬间抬头，眼还是一条线就往殷郊那边看去。殷郊已向着光源走来。

桌上的相框吸引了殷郊的注意，里面放着一张合照，苏妲己站中间，姜文焕殷郊分别站左右，他记得拍这张照片的人是姜琬，在她生日那天。

这张照片的两年后，照片中的主角一个是发悬赏的人，一个是被悬赏的人，一个是无计可

施的人，拍摄者已葬身梨花之下。

殷郊拿起相框细细端详，姜文焕站起与他一同看着。殷郊突然问道。

“姐己的簪子呢？”

“你是不是又把它给藏起来了？”

“说了多少次不要这样逗她，那也是你妹妹。”

“妈妈送给她以后，就没见她拿出来过。”

“本想着让她正式开演的时候戴上去，妈妈看到应该会开心。”

姜文焕不愿听殷郊时间错乱的自言自语，他拥住殷郊，企图用肩膀将殷郊的话堵回去。殷郊没有挣开温和的禁锢，他回抱姜文焕，腾出一只手轻轻捏着姜文焕后颈，姜文焕反而成了被安抚的那个。周边实在太安静，殷郊有些失落。

“我记得我身边有很多人的，怎么现在一个都找不到了。”

“你还有我，你听，”姜文焕抬手将殷郊的头向他压近了些，好让殷郊的耳朵可以紧贴着他颈侧，“我们还有一样的血。”

姜文焕重新把殷郊带回床上，他也跟着躺了上去，依旧环抱着殷郊，轻拍后背，小声唱起城东古老的歌谣，殷郊逐渐睡去，这次的梦不再跌宕起伏。梦中的殷郊呓语，姜文焕凑近细细听着。

“妈妈，疼。”

姜文焕几乎完全住在了殷郊卧室，城东之主三天足不出户就会让人生疑，他顾不上那么多，不知道朝歌在酝酿什么，城东的安静如同暴风雨来临前，姜文焕也是破罐子破摔，既然殷寿已经出现，那么姜家躲藏已经失了意义，他只需静候风雨。

再形影不离也总有姜文焕疏忽的时候。

殷郊站在姜家大宅楼顶的围墙上，他再往前踏一步，只有底下冰冷坚硬的碎石接住他。殷郊一袭墨绿色的睡袍，身姿挺拔，像一枝坚韧生长的翠竹，他的衣摆飘起，随风潇潇，如同竹叶互相摩擦的声音，他就这样安静地抬起头，凝望天际。此夜无云无星，独留金黄圆月发散光辉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但殷郊只有悲离。

“哥？”姜文焕慢慢靠近围墙，他脚步轻，声音也轻，“我们回去好不好？”

声音传了好久才传到殷郊耳朵里，他好不容易才回头，俯视着姜文焕，月光温柔，他也温柔，他摇摇头：“我想离月亮近一些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妈妈在上面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，姑姑她刚给你煮了最爱喝的汤，是她让我来喊你下去的。”

殷郊眼神开始放空，他花了点时间想象姜琬在厨房的场景，总算是恢复了些神采，便纵身一跃，是姜文焕接住了他。

姜文焕日日夜夜，顺着殷郊的话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，借亡灵来挽留未亡人。

喝汤的时候殷郊仍旧看着窗外，既然厨房没有姜琬，那她肯定还在那轮圆月上面。

“我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总不让我过去。”

“姑姑怕你冷，所以才不会让你过去。”

“她不冷吗？”

“上面有个广寒宫，听上去就不暖和，她可能习惯了。”

“可我还是很想过去。”

姜文焕快要受不了了，汤被他打翻，他双手颤抖地握住殷郊肩膀，苦苦哀求道：

“殷郊，你可不可以，晚点再过去。”

汤汁从桌沿滴落到了殷郊的腿上，但烫到他的是姜文焕眼底沁出的泪，这滴泪和那天姜琬把他推殷家时候的那滴太像，甚至在同一个位置，他匆忙将它抹去，泪珠要烧穿他的掌心，紧接着他便心痛得无法呼吸。

殷郊醒了，这次的清醒是可以让他回忆起过往二十七年间所有事情的清醒，思路越是清晰眼中的悲痛越浓厚。

原来所有人都比他看得清，不是所有人都将他蒙在鼓里，是他太蠢太傻，无条件地崇拜着、全心全意地信任着仇人，眼耳口鼻被自己统统蒙住，如今扯下了所有遮挡后，两眼茫茫耳畔空空，悲愤卷土重来，他看不见方向。

如溺水者抓住浮木，殷郊抓住姜文焕的手，声音嘶哑。

“我不会死的，我的死惩罚不了任何人。”

“可我活着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“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办。”

要亲手杀了殷寿。

姜文焕并没有说出答案，他这辈子都不会提醒殷郊。

#

一周后，朝歌那边有了动静，苏妲己死了。

蓬头垢面负伤的殷寿出现，他凄凄惨惨，向众人痛诉苏妲己的计谋，是她让殷家家破人亡，害他独子背负罪名流离失所，他忍辱负重多年，终于找到了机会诛杀苏妲己，将殷家从苏妲己手中解救出来。

说到悲痛之处，挤出的泪滴浑浊不堪，让人动容不已，唯有知情者几欲呕吐。

崇应彪又一次单枪匹马去了城西，像已经猜到他要来，姬家宅门大开，姬发连泡茶的水都烧开了。摘星阁那日姬发见殷郊被接走后，百般不愿也还是忍着呛人烟雾朝崇应彪原本的位置摸去，但他只摸得几段横切面平整的绳子，姬发发现，他居然是最后走的。

姬发任崇应彪巡山一样在他的宅子中走来走去。

“不在？鄂顺那也没，还有谁，姜文焕？他保不了殷郊。”

姬发看都不看崇应彪，也没有搭话，他观察着茶的汤色，清澈透亮，生普在第四泡最好最适合迎客，往后便会开始发涩，姬发想了想，给自己留一杯，其余的尽数倒掉。

对于崇应彪的反应，姬发只觉得滑稽，最开始能护殷郊周全的就是他崇应彪，毁了殷郊的也是他，他怎么还有脸去评论别人，但凡少做一件为成全他扭曲私念的脏事，都不至于他们如此艰难。

第五泡茶被故意闷过时，姬发倒入茶碗，推到对面。

“找不到他什么感受？”

“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有两年零八月十一天。”

因为太思念，姬发甚至能精确到秒。

如此情深的姬发让崇应彪下意识想嘲笑，转念一想及时闭了嘴，他们都一样，嘲笑姬发等于嘲笑自己，崇应彪不做自取其辱的事情。当然注意到姬发的小伎俩，崇应彪没有接过茶，只直视着姬发。姬发能这么淡定，证明殷郊现在安全，崇应彪暂且放下心，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。

“该准备了。”

“从哪里开始？”

“殷寿已经在防城北。我过城西，孟津出发。”

姬发转动着手中茶碗，他饮下，鹰一样的眼回视崇应彪：“还以为我们同时点火，谁先破城谁当霸主。”

“学什么项羽刘邦，”崇应彪嗤之以鼻，“哪个胜算大你不知道？你想争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
再半月，休养生息完毕的殷寿携玉玄鸟正式成为殷家家主，朝歌城新主上位，东西南北四城之主该前来庆贺，殷寿大摆三日流水席，宴请整个朝歌城。

无人敢拒绝。

宴席第一日，东西南北各带左右把手及五百子弟准时到宴。四大家主分坐宴会厅四角，互不搭理，他们都有默契般没有从位置上离开，敬酒和说祝语这些事都有身边的人去做。

殷寿并不在意，他畅快至极，一杯接着一杯，他在主桌主位，左右无人，可是放眼看去，所有人都会服他，包括他那几个皆因一人而对他恨之入骨的学生。

临近散席，众人准备退场，这时候殷寿发话了，声如洪钟，响彻整个大堂。

“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孩子又在哪家作客？”

“三天之内，如果他不回来，我亲自去接他。”

无人应答。当人群重新开始往大门流动，生怕该听的人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，殷寿直接点名。

“姜文焕！他姓殷，他的血，归殷家所有。”

“为什么还不放过他。”

姜文焕面无表情转身，本跟在他后面的姜家子弟也一同转身，加他们衣袍上栩栩如生的卧虎，共有千双眼睛齐刷刷地虎视着殷寿。殷寿不为所动，他站在高处扬起下巴，不怒自威，镇压群虎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殷郊归殷家所有。”

“不管是生是死。”

尾音回荡，离门最近的崇应彪先动了，他大步迈过门槛，接着是鄂顺，他顺便拉走了因气愤胸膛剧烈起伏的姜文焕，最后走的又是姬发。

姬发回想起，苏妲己也说过类似的话。

历史重演，殷郊以血脉为名重新被钉上了悬赏榜，如果说三年半前是殷寿阴谋的拉开帷幕，那三年半后的现在就是他的收官之作，他依然任用殷郊为男主角。

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殷郊，殷寿不同，他是追杀，只要他想他随时能让殷郊拥有真正的死亡，以血为刃的刀永远锋利。

“殷寿残暴，他不配做朝歌城的主人。”

城西姬家，同样的窗边，姬发望着夜幕下的岐山，拨通姜文焕的电话，这是他的第一句。

“姜文焕，你反不反。”

“要找理由吗？”

“殷寿死了，理由就有了。”

“崇应彪那？”

“谈好了。”

姜文焕没有姬发理解崇应彪理解得那么深刻，他本质并不信崇应彪：“不再探下口风？鄂顺可以去。”

“鄂顺也加入？”

鄂顺就在姜文焕旁边，他是来接殷郊的。殷寿的话一出口，姜家就不宜久留，权宜之计，当晚就要将殷郊转移到城南。姜文焕开着外放，看了眼鄂顺，鄂顺点头。

“他加入。”

“他……没有必要，而且他姑母还在殷家。”

“我加入。姑母只是遗孀，殷寿用不上她，牵制不了我，”鄂顺拿过姜文焕手机，他斟酌半晌再开口，“别像上次那么傻，差点被一锅端。”

“所以呢，这次你也进锅了。”



这次不会再有天降神兵，要么成要么败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意识到给他们准备的时间不多，他们现在就要决定战术。

“我直接城东过去，先起骚动，分散注意力。”

“崇应彪和我孟津汇合，”姬发说，“他北边留点人，和你城东一起打掩护。”

“我抄后方，放车烟花接你们。”鄂顺说。烟花就是炸药。

利落干脆，所有人都想速战速决。

此时的姜文焕与鄂顺并没有注意到，门缝外有一道青影闪过。

三天时限已至。

上次是殷寿向四家发问，那这次他们一起来给答案。

没有精心策划，对外也没有理由，东西南北新一代家主们不讲武德，纯粹就是仗着人多，可他们不畏惧风言风语，正如他们所说，解释权永远在胜利方。

出发前，鄂顺手撑着轿车的后盖，目光沉沉看着车后窗玻璃，直到准备开车的小弟叫了一声：“顺哥？”

鄂顺收了手，他拍拍手上的灰尘，转身背对着小弟，无人看得见他神情。

“走吧，车开到我给你发的定位，停在那里就马上撤离。之后的我来。”

已经和平近百年的朝歌，迎来了一场血雨腥风。

黑云压城，天雷隆隆似为四家助阵，曾问天所谓的公道在何处，天高悬于额顶，但是从来都不予回应。地上人间，他们有自己的任务，除此以外他们什么都不信，也无谓请天赐

答。

枪响为令，接踵而来的爆破声与嘶吼声，将宴席最后一日欢快的响乐彻底掩埋。

殷家能当霸主也不是吃素的，更何况有主场优势，哪怕是被突袭围攻的局面，也能快速调整，死死撑着未让前线再后移。而朝歌其余堂口陆陆续续来支援，北崇西姬为主力逐渐被反包抄，前后夹击慢慢变得吃力。

“你什么枪法，描边呢？”崇应彪嫌弃地推开挂他身上脑壳已经开瓢的人，骂道。

混战中，崇应彪和姬发短暂聚在一处，背靠着背解决各自面前的人，刀光剑影间，崇应彪又再侧身躲开挥向他的长刀，举刀的人身体失衡，正巧扑在了姬发的枪口前，指头瞬间扣动了扳机。

“那还真是遗憾，没打中你。”

姬发看了眼东南方向，姜家鄂家可以打进朝歌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。他目光继续搜寻，很快便找到了殷寿，他还是如君王站在后方的高处，看不清情绪，姬发回忆，当年训练场殷寿也是这么看着他们互相搏斗，他不知殷寿是否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他们会用他们的所学，集体全力向他发起进攻。还是说他们的联合，对殷寿而言仍旧只是一场闹剧而已。

亲身拿命只为拼一个结果的人，怎甘受此蔑视，姬发且战且行，他往殷寿的方向挤去，等足以看清殷寿的面容，也看到了殷寿身后已经有一辆城南车牌的轿车停着，姬发举起了枪。

这时，殷寿开口，浑厚的声音在朝歌天空下回荡，震慑场上所有人。

“鄂顺，你的姑母已经到了城南。”

“我的儿子，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殷寿的话止住了殷家子弟的搏杀，而各自阵营亦逐渐停了手，是因未提及名字的三位家主闻言，已如遭雷劈没了动作，他们同时往鄂顺的方向望去。

离鄂顺最近的姜文焕满眼不可置信，看着鄂顺缓缓举起手中的遥控器，不祥的预感促使姜文焕疯了一样朝鄂顺扑去，还有两步的距离，鄂顺已经按下了按钮。

没有听见震天的巨响，没有看见奔腾的火球，只有寻常的车辆解锁声，鄂顺按的只是个普通的汽车钥匙。车后盖已缓缓打开。

殷郊在团团软被中央沉睡，嘴角浅浅上扬，面容恬静，完美无瑕得如一件价值连城的青瓷。

殷寿笑着，他不紧不慢走去，动作轻柔地将殷郊抱起，低头凝视着殷郊，好像真能给予他唯一的儿子宠爱。
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轻微的颠簸让殷郊慢慢转醒，他的瞳孔一点点聚焦，眸中没有别人，只有眼前殷寿沧桑的脸，顷刻间，欢欣从眉眼间流淌而出，他绽放出这些年来最灿烂的笑颜。

“父亲，你回来了。”

#

此战因殷郊而起，也因殷郊而止，四城鸣金收兵，殷家并未追击。

殷郊落入殷寿手中，等于把生门堵死了，无力回天，而多少子弟的命，真只为了演这一场闹剧。

朝歌大学旁某深巷有一家小饭店，战场离学校远，这一片不受影响，再者这里足够偏僻，哪怕最近的外街出事也波及不到。这里是殷郊他们上学时候的秘密基地。

“你们几个——”

老板是个快六十岁的老伯，他也才把桌子支在铺子外面，转个身的功夫，桌子就被四个一身黑的男人给占了。老伯奇怪，他的生意一般，而这个点未免太早，便戴上老花银镜看去，乍一眼就被吓了一跳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或者身上都挂了彩，他定睛细看，认出了原来是他曾经的熟客，都成熟了不少，也才过了六七年的时间，还是很好认的。老伯拿着菜单到他们桌旁，打趣。

“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吧，还打架呐。”

只有鄂顺回老伯一个微笑。老伯知道气氛不对，但他见怪不怪，以前他们起了争执就是这样，互相闷着气不说话，吃完东西就和好了。老伯点了点人头，又问。

“不是还有个很爱笑的吗，那会儿总是他领着你们，他怎么没来？”

死一样的沉默。

“老伯，”姬发开口，“您先忙，晚些我们再点菜。”

老伯前脚刚回店里，后脚崇应彪就猛地起身，抄着他坐的椅子就要去朝鄂顺扔去，同一时间的姜文焕也腾起，出手紧紧抓着椅子腿挡在面前，姬发和鄂顺则坐着沉默。崇应彪眼神都没给姜文焕，他死死瞪着鄂顺，空了的手拿起筷子筒就往对面的鄂顺泼去，鄂顺被散出的筷子头戳了脸，抬眼有愠怒，并未言语。

“你为什么要听殷郊的。”崇应彪厉声质问。

话音刚落，他们再一次集体看向鄂顺。

他们都太了解对方了，如果鄂顺要做出背叛他们的事，绝不会等到现在。那只有一个可能，是殷郊的自我献祭仪式仍在继续，借着鄂顺的承托，终于如他所愿登上了最后一级。

千军万马前鄂顺都没有被唬住，现在更不会，他冷笑着一个个看过去，他反问。

“你们呢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不就是殷郊想要的吗。”

从宴席回来后的第二天，殷郊敲开了鄂顺的房门，鄂顺下意识想用平常哄人的语气同他说话，但见殷郊凛冽目光中尽是决然，鄂顺确定，现在的殷郊分外清明。

“殷郊，你想说什么。”

“把我送给殷寿，你借口将伯母换出。”

鄂顺没有立即回答，他在等殷郊病发，祈愿殷郊能快快回到他的世界中去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是对他来说最为安全。十分钟过去了，殷郊眼里的野火不灭，鄂顺躲开了殷郊的目光，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像只飞蛾般受蛊扑入，鄂顺做着最后的挣扎，张嘴只有苦涩。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因为他们做不到。”

“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再将我藏起来，但是我这里，”殷郊捂着心脏，“无处可藏。”

“无论是救我，还是你们自救，都应该让我来。我才是那个有资格了结这一切的人。”

“你最清醒，鄂顺，只有你能帮我。”

鄂顺确实不该听殷郊的，殷郊说他清醒，也是在他答应殷郊的请求之前。出发时他有一瞬的犹豫，殷郊眸中的野火不知何时留了一簇在他心头，火舌轻易卷走他的犹豫。

殷郊的彻底解脱，代价可能是他们将永远失去殷郊，这个后果，目前来看，只有希望殷郊能拥有真正自由的鄂顺才可以承受。

他只会壮烈碎去，绝不会无声凋零。

#

像要圆了想要个亲生女儿的愿望，殷寿为殷郊定制了一条裙子。

纯黑色，一支崎岖树枝自腰间长出，纯洁雅静的梨花于肩头绽放，这刺绣横跨整个上半身，和苏妲己或者说是姜琬的那条一模一样。新裙子做工很好，但也无法与原版裙子比拟，梨花不够生动，只是空洞冰冷的、没有感情的美丽。

原版裙子的梨花，是由姜家人一针一线亲手绣上去的，凝聚着姜家人的祈愿，若少了殷殷期盼，再精美再昂贵，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物而已。

殷郊安静地坐在床上，一支红线缠绕簪头的青簪盘起他蓄了三年多的发，几缕碎发落在额头两侧。头发太长并不方便打理，姬发曾询问过殷郊的意见，要不要剪掉它们或者剪短一些，被殷郊拒绝，他说头发能帮他记住一些他记不住的事情。

红酒在杯中有节奏地荡漾着，殷寿在床前来回踱步，独自欣赏着出自他手、世人趋之若鹜的绝世藏品，虽几经他人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他打造的玻璃橱柜中。

殷寿想起大婚那夜，姜琬也是这样坐在床上，大红的喜服如血红瀑布从床沿倾泻而下，经过时间沉淀，血逐渐凝固成了黑色，现在流到了殷郊身上，一样黑得惊艳。

殷寿停下，他踢开裙摆，底下露出一对赤足，其中一只脚踝处有道无法忽视的刀疤，殷寿的重点不在这，殷郊痛不痛他并不在乎。

殷郊很美，美中不足就是少了双高跟鞋。这就是殷寿唯一所想。

同样是利用情和爱，殷郊做得比他殷寿成功多了，仅仅是因为多了他和姜琬共同赋予的美丽吗？原来他本来就拥有这件制胜法宝，看来从小到大待他是好是坏，不影响结果，哪怕已经变得神志不清，还能牵制着全局。

很好奇，很费解，很愤怒，很嫉妒。

殷寿突然看不顺眼这条裙子，黑色和白色不太吉利，像丧服。于是他将手中的红酒自殷郊头顶淋下。红酒流淌至睫毛处受到了阻拦，不得不绕道而行，沿着眼角落下，如一道血泪，没入领口后被纯黑吞噬得无影无踪。

经浸泡过的痣更加动人，殷郊抬头，鹿一样纯净的眼疑惑地看着殷寿，舌尖不自觉地舔去嘴角的酒渍。

殷寿扔开了杯子，将殷郊推倒，青簪掉落，青丝散开，和他身上的黑裙似要融为一体。而殷郊也只是乖巧地等候着，他对殷寿从来都是绝对顺从。

宽厚粗糙的手抚上了殷郊脸颊，殷郊用双手轻柔地抓住殷寿的腕，轻蹭掌心，殷寿目光沉沉，用指头描绘着殷郊眉眼，其中如皓月光华无限，容不得一丝邪祟。良久，殷寿叹息般地落下一句。

“你长得真的很像你的母亲。”

殷郊没有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好像迷恋上了殷寿的手，一副想要把自己永远藏在殷寿掌中的模样，殷寿难得满足殷郊的愿望，并没有将手抽离。隔着一层薄薄布料，他的吻从洁白的梨花开始，顺着针脚整齐的刺绣一路向下。

从穿上裙子就开始沉默的殷郊突然问道。

“父亲，你的戒指呢？”

殷寿花了半秒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只有半秒，下半秒，那支他并没有在意的青簪，已经准确地刺入了他脖颈的大动脉。

殷寿立即去抓殷郊的手，而殷郊已经顺着方向又再施力，青簪直接刺穿了他的气管，殷寿骇然，他要掰断殷郊手指，殷郊大吼一声，音量与摘星阁时的悲啼一样，硬生生抵抗住殷寿的力气，将青簪狠狠拔出。

随着惯性，青簪脱手而出，房中唯一的利器被甩到了窗外。

殷寿所有能阻止殷郊的措施，始终慢殷郊一步，只因殷郊的动作太连贯，仿佛已经练习了无数次。

温热在殷寿内里，从不属于它的轨道奔腾入肺，殷寿徒然张着嘴，只能咳出大口大口的血，如刚才那杯红酒一样，尽数淋在了殷郊的脸上。

以前的殷寿有两条路可走，他没有犹豫地选择用殷家族人血肉铺就的那条，毫无顾忌地踏了上去。

现在的殷寿也有两种死法，失血或窒息。

殷寿表情失控，他想向外走，但殷郊的腿早就把他的腰锁死，在他的吻落到梨花枝头的时候。

堵脖子的血口没有意义，他使用这双手掐住了殷郊的脖颈。殷郊静默地看着面目狰狞、凶恶丑陋的殷寿，觉得陌生得可怕，很快又恍然大悟，这才是殷寿真正的样子。殷郊欣慰地笑了，为他是唯一一个还活着能看到殷寿撕掉伪装后的殷家族人。

氧气快被断绝，颈椎快被捏碎，殷郊不合时宜地想起，原来这才是要他命的力度，崇应彪根本不及这的十分之一。

越是濒临窒息，越是目光灼灼，殷郊奋起挣扎，他抬手，不假思索将手指插入殷寿的血口，狠厉地搅动血肉，亲手将血管断得干干净净。

亲生骨肉间殊死一搏的纠缠，悲壮凄然。

视线开始模糊，但殷郊的眼前景象却开始清晰，城南潮湿的风，城东明亮的月，城西盛开的花，城北凛冽的雪，朝歌的所有。一滴泪滑落，悄无声息坠入发间。

殷郊误入了一片白茫茫中，他看到了背对着他的姜琬，还是离他与地上到月亮一样的远，他试着向前迈一步，惊喜地发现距离减少了，于是他不管不顾地奔去，越跑越是轻盈。在要触及姜琬裙角前，她转过身，温柔地望着他，却是轻轻摇着头，说道。

“郊儿，不疼了。”

殷郊睁圆了眼，他知道母亲又一次拒绝了他，便奋力前扑，姜琬顷刻如烟消散，他不受控制地从云端跌落，急速下坠，重量又逐渐重新回到他身上，他开始哭泣着呼唤姜琬，祈愿姜琬会像婴儿时期那样，轻柔将他抱在怀里，为他唱起古老的歌谣。



什么都没有，他回到了人间。

脖颈紧箍的力度已经消失，殷寿伏在殷郊身上没了动静，唯有嘴巴还在抖动，气若悬丝。

殷郊调用全身去感受至亲生命消逝的过程，也算是最后一次陪伴他的父亲。殷郊又再舔舔嘴边的红色液体，酒与血已完全混合，他分不清了。

苦的，好苦。

#

殷寿被发现死在了殷郊的卧室，脖颈的血污已经结成块，心脏处直直插着一支青簪。

殷郊再次失踪，玉玄鸟亦不翼而飞。

殷家封锁了所有消息，然朝歌不可一日无主，闻仲最有威望，在殷家子弟的拥护下，由他代管殷家。

朝歌城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

闻仲曾来城东找过鄂顺，只是才进门，便看到已经贴地朝他跪拜的鄂家家主。

“谢过闻伯对姑母的照顾，鄂家感恩戴德无以回报。”

闻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他抬头看了眼鄂家大宅吊顶张扬的蛟龙浮雕，与鄂家历代一脉相传的温顺作派截然不同。

好一条藏龙。

“你将殷家唯一的血脉藏起，我要讨你，一句话的事。”

“闻伯，您不会，”鄂顺已经起身，他没有否认，眸中温柔如溪流亦沉稳如山岳，没有动摇，“我请您给些时间。”

“等他醒来。”

玄鸟南飞，不知归期。

朝歌城最南边，是一座岛屿，在城南的管辖区内，修筑了一幢用来度假的别墅。

海风徐徐入室，门边风铃叮叮铃铃，瓶中麦穗窸窣窸窣，毯上狼毛摇摇晃晃，偌大的空间不见人影。而在阳台，一位顾身玉立的短发男子，正扶栏静观海潮，他面容宁静，目光平和，抵唇无声地与层层浪花一问一答。

正是外传失踪的殷郊。

这并不是个严格意义的孤岛，有专属的码头直达这里，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搭船去见殷郊。而只要殷郊愿意，他也可唤来任何人，只是很偶尔把人叫来了以后，想不起叫他们来的缘由，他仍旧时而清醒时而混沌。

来者亦无所谓缘由，反正只是为了同殷郊说说话，到海边散散步。

大部分时间都是其他人主动来找殷郊的。

面对突然的到访，殷郊总会迷茫一瞬，他很努力地在双方静默间，找适合的开场白，可是如果要认真回忆，会让他的头和心痛得要死去，为了避开伤害，他只能凭着直觉说话。

崇应彪来时，他苦闷：“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糖都被你吃光了，可以走了吗？”

姬发来时，他遗憾：“我很想念岐山的太阳，可是我好累，我走不动了。”

姜文焕来时，他叮嘱：“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我有多痛。”

鄂顺来时，他请求：“看好我，不能让我死在自己手上。”

有人执拗，有人理解，有人应允，有人执行，但无论如何殷郊都会先获得一个温暖的拥抱。

早就无力去辨认爱恨，殷郊将承载着这些年过往的长发剪去。

记忆也随着一根根青丝离开主人，殷郊的头越来越轻，最后星河再入双眸，明亮如白昼，他小心翼翼将断发放入盒中，又再次将不小心碰乱的梳好。殷郊看着，总觉得还缺样东西，便赤着脚在空荡的房子找寻，终于在角落找到一条蛋糕盒的包装带，殷郊便是用它将乌发仔细捆成一撮。

殷郊举起盒子，让乌黑亮泽绸缎一样的发沐浴在他的温柔目光与夜色中，殷郊想了想，又再取来笔墨纸砚，洋洋洒洒写下：

“武庚赠。”

这份礼物由姬发送到ISLAND，那里翻修成了一家只卖郁金香的花店，崇应彪在那里。崇应彪打开盒子，怔怔看着那三个字，没有说话，他试图用眼睛凭空捏造出一个半扎着头发、慢慢向他走来的殷郊。

姬发看着满屋的暖黄色，还是觉得冷，为了驱寒他开始抽烟，抽完有半包，他挑了一支还未开放的郁金香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喂。”

崇应彪开口，姬发没有停下脚步，崇应彪怀中的盒子被他用力抱紧已经变形。

“你不会也偷拿了几根吧？”

姬发回头，夕阳落在他脸上，他终于感受到了温暖。姬发笑了，笑得残忍。

“我把武庚还你了，分毫不差。”

殷郊兑现了崇应彪的诺言，姬发实现了崇应彪的愿望。

而关于归宿，从殷郊的劫难开始，他就没有停止过探寻，到如今答案已经换了有千百个，高楼或车流，深山或野谷，都不适合。所以他选择了一座岛屿，四面环海，这样他可以随时随地向包容万象、博物多闻的大海提问。其实这也与他的预想无差，尘埃落定时，他该只身奔赴大海。

在上岛的第一个夜晚，殷郊便迎着浪向着远方的灯塔步步走去。

当冰冷的海水没过嘴唇，殷郊脚底突地一阵刺痛，潜入水中摸去，是一只石号螺的壳，他拾起举到耳边，侧耳倾听，是无节奏的嗡鸣。这是海的回应还是共振现象，殷郊不去纠结，他已经听到了更多的声音，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欢声笑语：

“哈哈现在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！怎么，看殷郊有什么用，你问他敢不敢偏心！”

“殷郊你快看那头泥狼哈哈！什么，我没作弊，他自己摔坑里的！”

“哈哈小狐狸就你这小短手能拿到才怪——诶哥你打人真的很痛！”

“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！哈哈殷郊你，你也有比我，我还读，读得慢的一，一天！”

殷郊想抬头看月，唯见广袤星空。月能做的只有带走他，所以并不愿看他。

手握着挽留他的螺壳，殷郊转身，他要回到岸边。

从此殷郊决定不再思考，不再权衡，让自己重新落入混沌中，放任自己浮沉，在熟悉的五彩斑斓的幻境中抱紧了自己，他想，他已经勇敢了这么久，能不能也让他胆小一回。如果他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，只是暂时选择躲起来应该不过分。

清醒时的殷郊太痛苦，他爱不了千疮百孔的自己，可是有人爱他，那他就有义务活下去。

留下来吧，留下来才有希望。

以爱为笼，殷郊自愿被困在这座岛屿，期限是春夏秋冬。

-----END-----

## Chapter End Notes

说点什么：

感谢阅读。
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故事结束了，或许结局不够华丽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个盛大的落幕。

全文正文共6.7w字，这部大纲、人均八百字的小传、情节细节加起来将近有1.2w字的作品终于完成，完全不敢相信，非常感恩各位宝儿对这篇文的喜爱与支持，没有你们的鼓励，这篇文可能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按照编排还会有两个番外，不定期掉落，讲讲苏家兄妹，讲讲几年后。tag会打all郊，感兴趣的宝儿可以留意一下~

在这里和连载中积极评论的宝儿们道个歉，因为怕会剧透，我要么没回复，要么说些不痛不痒的话，每一条留言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，让我不那么孤单。也怀有愧疚，因为一旦标题确定，结局也已注定，很遗憾无法满足一些宝儿关于结局的祈愿。现在我可算松口气了，在这里大家畅所欲言，我定知无不言。

最后，感谢一路陪伴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